

三才廣志

○廣志卷之二十一

義

說文已之成義也從我省我者也。八言之已斯之為美也。釋名云宜也。裁制事物使合宜也。徐氏更記云。若字作此。漢董仲舒時。學士以宜仁禮智信五常之道。立文尚書。漢王之宜。唐明皇詔改作義。

程子曰

仲尼言人未嘗不義。獨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孟子言仁必以義配。蓋仁者性也。義者用也。也。知者之為用而不外言者。可與論道。多世之為仁者。多外之於性。則混而無別。非和仁義之說也。曰。吾有聖人立人道曰仁曰義。孟子曰。人也。親之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性。能親之。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性能尊賢為賢者在位。能者存。故唯仁與義為成人之道。則謂之聖人曰。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仁義之氣。粹然達於外。

朱子曰

仁義和陰陽只是一理。陽是正。陰是合。陰是合。清原義仁便是合。生得義便是合。因與底仁要之仁。天能不得道。外道則平。輔也。只在義仁用。未該不得。然仁即是足。以該道之終。若識得陽便識得陰。識得仁便識得義。識得一箇便擴得其餘。個曰。問於仁也。求於義也。到曰。仁者未而用則義。終則而用義。又問此豈所謂陽根陰根。根陽即日然曰。問自天授之動。言之則仁為動。而義為靜。自一物中陰陽言之。則仁之用。義之用。到曰。是如此。仁便有個流動。動發越之宜。然其用則清寧。義便有

個個盡然宜之義然其用則未裂曰問仁我解用動靜何如曰仁固為靜然仁動各有其動各有其靜曰仁者為靜用動靜仁之靜本靜而其用則流行不息義之周本動而其用則各正其性曰義之義用即走仁底收放曰尋常人能思慮底心便止得義當別殺時此心便殺可仁屬陽屬剛義屬剛義屬陰屬柔黃直那一尺將舒收二字看便見喜則舒怒則收曰問義者仁之質曰義有裁制則斯意把定處便發出許多得仁者如非礼勿視听言動這便是把定處曰克復礼天下歸仁便是流行處曰問孟子以惻隱為仁之端蓋意為義之端周子云愛曰仁宜曰義然以其存於心者而言則惻隱與愛當仁心之發然羞惡乃就其不著上說而非指直義之端也宜字乃是就事物之說不知羞惡在心尚兵然斯如何曰義之左心乃是決裂果斷者也曰存得此心即使便是仁曰此句甚好但下面說念於心者為之不合於心者勿為却又存義上云了不干仁事今且直以孟子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便見清仁義之別蓋仁此心之德才欲得此心即無不仁如誰克已復礼亦只是克清私欲去後此心常存耳未說到行處也總說合於心行之便後邊教人路底界分是然後義之所以能行却是仁之周肅學者消是此心常存方能當其事理而仁之所謂行也此礼門之季所以必以求仁之先蓋此事為聖之原萬事之止且無先議謹清也存此心方才有下手立脚處耳曰克已復礼為仁善三思為善曰仁只是流行處言善只是那合當做處仁只是發出底底及至發出來有我然不可刻意便是善曰仁存諸心性之所以為休也裁制夫事性之所以為用也曰天命之性流行發用見於日用之間無一息之不然無一物之不終其大端全體即所謂曰仁而於六閤事物莫不各有自然之則如方維上下位定不妄己至之間不可差謬即一物一事皆立人之道不遠二者則初未嘗相離也曰問龍山說如天理一所以為善者而便是天理也便是用否曰仁只流出來我是一箇做善

如流動者是仁也者。孟子曰。仁者。人也。心之德也。此心便是仁。又曰。夫。則。其。愛。朋。友。故。曰。有。於。心。者。其。仁。也。是。也。

勉齋黃氏曰

論語一書。未嘗以仁爲言。而孟子言仁。至矣。而不見。足。聖賢之說。宜。無。異。指。而。若。是。不。同。何。也。仁。者。性。所。有。也。夫。子。言。性。不。一。言。得。聞。而。孟。子。道。性。言。也。夫。子。教。人。無。非。仁。義。之。道。使。人。由。然。入。於。仁。義。而。不。自。知。也。孟。子。憫。斯。世。之。迷。惑。故。開。門。教。人。直。指。人。心。而。明。告。之。也。吾。嘗。有。行。言。性。所。有。而。後。言。仁。義。又。何。也。仁。義。五。德。其。名。而。五。常。言。行。其。文。也。孟。子。提。綱。絜。領。使。人。由。是。而。推。之。無。往。而。非。仁。義。也。孟。子。之。言。仁。義。也。其。強。爲。名。抑。亦。有。目。矣。且。何。以。知。其。爲。性。所。有。而。五。常。言。行。之。總。名。也。夫。子。曰。吾。言。之。矣。生。天。之。道。曰。仁。與。陽。立。地。之。道。曰。義。與。陰。立。人。之。道。曰。禮。與。智。三。才。之。道。一。而。已。陰。陽。以。氣。言。則。子。亦。以。氣。言。仁。義。以。理。言。也。人。受。氣。於。天。賦。形。於。地。稟。性。則。柔。氣。質。爲。休。則。仁。義。之。理。以。爲。性。此。豈。人。之。所。能。強。明。而。五。常。言。行。孰。有。出。於。仁。義。之。外。曰。仁。義。之。道。不。在。他。求。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又。曰。後。從。之。意。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仁。也。敬。長。義。也。仁。義。之。道。根。於。吾。心。之。固。有。初。非。有。甚。焉。以。行。之。事。存。之。於。虛。天。理。之。中。推。之。於。動。作。應。酬。之。際。則。仁。義。之。道。在。我。天。試。以。吾。平。日。說。心。省。居。之。未。敏。事。親。而。孝。乎。未。敏。事。君。而。忠。乎。未。敏。交。友。而。信。乎。未。敏。視。人。如。己。乎。未。敏。視。民。如。傷。乎。即。天。心。而。先。之。以。至。於。無。一。念。之。不。公。則。仁。之。道。盡。矣。未。敏。於。而。信。乎。未。敏。臨。事。上。而。敬。乎。未。敏。應。事。接。物。而。求。其。是。乎。未。敏。見。利。不。動。乎。未。敏。見。害。不。避。乎。即。是。心。而。先。之。以。至。於。無。一。事。之。不。

宜則義之道久矣久仁義之道你不信情不情而上下與天地同流矣

北溪陳氏曰

仁義起於人情然者志又則那人物上乃見得愛與宜故曰愛之理宜之理

論義之所發有九曰直曰弟曰正曰自反曰謂曰介曰廉曰勇曰
儉今增無嗜好凡十類

直

志氣不屈不撓詞已不佞不說

弟

敬先友弟尊兄老尚平

正

任理而行不為阿比安分守中凡士處語默進退已他則示好惡取

自反

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

劉

乾健之象不為物撓言貴於剛不為物撓言貴於剛

介

見得思義分無求少

勇

見苦必為有過速改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於其所怨者受德取金一以至公而無私所擇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鮒如矢言直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

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人曰古之愚直又曰惡訐為直者

訐音揭改毀人之陰私也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去乎曰直道而事人

為往而不三黜

孔子對哀公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

民不服

子曰直而無禮則絞

荀子曰是謂是非謂非曰直

事實

遺直

唐謂知古方真有程子既幸陳曰叔向有遺直子產有遺愛庶之者其

買直

蘇子曰如其罪而勝以買直言必及於難

賣直

伯宗每刺妻武之曰子好直言乎賣直出左傳

戒直

姜公輔戒直出左傳

楚直

我曲祖直宣十一

魯直

宋魯宗將除又止言多所論列上題殿柱曰魯直

心地直

不存執毫心地直

天道遠人道邇

列國鄭子產為大夫魯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鄭裨窻言于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災若我月曜彗王鄭鄭必不子產弗異執而宋衛

期期不奉詔

陳省火神電曰不用吳言鄭又將大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太叔曰室以保民也若有大國發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寧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遂不與以不復大鄭復大水龍鬪子時消河國人請為客焉子產弗許曰我聞能弗我說也龍鬪我何能可懷之則破其害也蓋無求於龍也無求於我期期不奉詔

妾引却慎夫人走

漢周昌時為御史大夫天嘗燕人奏事帝方握戚姬昌還走帝追及之問曰我何如主也昌曰陛下即非主也帝曰然則何主昌曰陛下之強帝問其說昌為人吃又盛恐昌口不能言然則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帝欲然天即目之

忠臣不私

任天光武時為武城太守中曰吾事上官無失名臣曰曰臣忠臣不私臣不忠守正奉公臣之節上下相同亦臣下之福也事上官正可取奉詔中曰臣忠臣不私臣不忠守正

遂不受詔

郭守敬先武時奉命為上東門侯帝嘗出御車駕在運糧拒門不開帝今從者見而於門問曰大明運糧遂不受詔帝乃而東門入明日準上軍謀署文王不敢監於趙田以萬民為憂今陛下遠糧山林夜以繼晷其知社稷宗廟何帝賜準帛匹貳束中門侯為參封尉

稜正色

釋後和帝時為尚書今實憲使人判敘侯賜上東門有司長憲威委疑于長況等詔遣侍郎又授其事殺上故以為賊在京師不宜捨近聞遠為其臣所失資太后怒切責後殺固執其造及事發果如所言處恐求止及北匈奴有功奴還為大將軍威震天下尚書以下議以拜之伏稱萬歲後正色曰天上交下陷不情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斬而止

宣宜安有運動

黃亮吳帝時為太尉董卓議遷都長安亮與司徒楊彪徒諫不從亮退而歌謠之曰昔周公營樂邑以寄姬光武卜東都以隆漢天之所安業既定宣宜安有運動以虧四海之望特人俱幸慕忠亮對曰昔者白公作亂於楚歷盧胥刃而前在孖救君於齊安安不其盟吾誰不侮以塞亮之即亮竟亮

矯正色對

晉溫嶠明帝時為書令王敦欲持中以不孝云嶠獨在東宮人咸所忌嶠固
力問嶠謂嶠威必與己同嶠正色對曰鈞深致遠小人無以測君子當今持國之祿有主
姓可攝敦嘿然不悅後敦拜嶠領武昌見敦書係曰敦大廷或斷官之祿受崔氏刑古
人聞棺而定之諺春秋火居正崇王文之命未有受戮天子而徙刑于群下者命削之
守執不奉旨

南宋謝庄侍中領前軍將軍時高祖出行夜達初開門左居守執不奉旨
頃刻詔乃開帝後因問誰從容曰卿欲放郭君章耶對曰臣聞先迎有度
却祀有節出於田前之前云陛下今處紀歷路養生唐月歸思才道
之徒安生端詐臣死以休前軍乃收關耳

火至看面

北齊魏羅為尚書左丞文宣王去冬羅居守軍駕夜還羅不問門動兵
備火至看面然後問也文宣王曰卿欲擊郭君章也陽以無意動深羅侍

真大丈夫哉

唐狄仁傑高宗時為度支郎中帝幸汾陽宮為知相便併州長史李冲
玄以道出姑女祠俗言巫覡過者致風雨帝道經姑女祠起止其役冲壯之曰真大
丈夫哉王及善高宗時授封散大夫皇太子弘之攝為左奉衛率太子
吳於宮命巨觥倒及善辭曰殿下自有優人臣為奉令非羽翼之夫太
子謝之冲聞殿前百餘人除左千牛等軍

癸巳以來有此事

軒處發為中書萬宗欲詔左右議知國政令宰相曰曰後曰曰問禮然云天子理陽通陰陰道內外和順國家以理然則令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陽之與陰各有所主不相奪也若夫其序則上下協成于人況天下者高太宗太祖之天下陛下正合謹守宗廟傳之子孫誠不可同於國與人有私於后且職言以來未有此事帝遂止也

昭德遂殺廢之

李昭武后時故取國侍郎同年章事威公舍人於嘉福今洛陽人王慶之本襄陽人殺百舍請立武承嗣為皇后于未許今昭德昭之昭德遂殺廢之餘左乃恩因奏曰武承嗣布在方策豈有已為天子而為昭之廟乎以親言之天皇是陛下承天吉國緣威里無改葬之勞白席之拜昭德物歸他日再三詢之教倏如切遂殺其事

旦獨以為不可

王旦為相天下大惶真宗時為使人於野得天惶以是大臣明日他宰相有神死惶以是者曰惶言死矣請示於朝廷率百官賀旦獨以為不可獲教日方奏事衆皆曰天帝顧旦曰承規示此以驗旦執以為不可日將有未為相宋使者

遇事審審

馬知節真宗時任樞密道事審審未嘗有所顧義時丁謂革用事每以張得其不直而誅之王欽若每奏事或據教奏出其一二餘皆置之不問

以己意望旨行之害與知者俱奏事中前欲若所是知抑目之日陳
中泰何不立出之布退見王三詞色尚也語曰諸子上前論議如此知
都衆欲以笏擊死

以笏擊死

北道輔仁宗特為寧州軍事惟官出天慶觀武殿中一都神以為州
將事官儒性莫拜之款工其事道就經前以笏擊死碎其骨觀者初驚後莫敢服
指切時事

張昇仁宗朝拜御史中丞劉沆在相位以御史道趙鼎嘗攻其惡陰欲出之
并曰天子耳目之官奈何用宰相然而沆上李力予之沆竟去帝見指切時事無
所過謂曰卿張立乃能如是對曰臣知聖主欲任侍從是為不然今陛下之臣侍從
希望者多而時心謂臣者少故為和澤下乃敢立耳帝為之感動
惟退而名益重

范鎮神宗時居內閣三致力諫王安石青苗之法不行即請致仕安石怒
鎮落翰林學士致仕鎮既得謝辭謝賀之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鎮慨然不
語曰君子言所願從者患於不請使天下皆受其賜無智無勇功吾獨不付此
命也夫使天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以貴

以私害公

持件考印文范類存案官以論除十中事元治照案中安石執改懷集
數毀之于神宗且曰陛下問起即知其為人他日帝以問其對曰忠
臣帝曰卿何由知其忠對曰嘉祐初仁宗遣孫鎮首詣立主嗣以安社
稷豈非忠乎既退安石問其對曰公不與崇仁有隙乎對曰不敢以私害公
授之以法去就

陳確為左司員外郎兼推給事中宰相首布使客告以得即真確以子
正秉日告其丞相謂事多不合今若此事欲以官前相辭也若受其薦進
復有異同則公表其恩而有愧矣否有一言布人論其過其之以法去就且
持入省而就席座小書有大忠字新時至其跪拜雖色不為動徐起曰適
前論者固是非有公談公未可失士礼布其然改客

任責非任怨

周必大為宗時除參知政事有執房之拔永為部者事畢論給合紙取
必大曰陸諒給合與三省相維持豈可隨意不從失職從則休法命下之曰
且等自當執奏帝嘉曰肯如此任職必大曰當予而不于則有怨不當予而予
何怨之有帝曰此任責非任怨也後拜秘書

不可負天下後世公議

宋程孝宗時為國文院編修官事傳家以同里吳耕請大給其傳振曰子孝
相負國歟君吾為史官書法不隱事負卿人不可負天下後世公議相繼事見

不敢奉詔

元勳楚律材為中書令太宗廟皇后乃馬氏氏稱制崇信姦回庶政多
素后以御空絕何與都制台重使自書行之楚材曰天下者先帝
之天下朝廷自有憲章今欲聞之臣不敢奉詔事遂止又有肯凡與都
制台重所建白令史不為書者斷其手楚材曰國之興政先中丞委老
臣令史何與馬事君合理自當奉行如不可行死不具遞況哉于手后
不悅楚材辨論不已因大戶曰老臣是太祖太宜三十餘年無負於國
皇后亦豈能無非教臣也后雖悔之亦以朝先旧勳深敬憐焉

百姓安為瑞

微坐監本見為安行自平章政事時黃河清有司以為瑞請問于胡徹里帖
木兒曰吾以臣忠為子孝天下治百姓安為瑞餘無益於治者竟不以聞

何拜異教

樊執教順帝時指授經部嘗見帝師不拜或念之曰帝師天子素重家王公大人
見必俯伏作理公獨不拜何也執教曰吾孔氏之徒知尊孔氏而已何拜異教乎

以懲不敬

忽爾且班順帝時為御史元曰朝賀當糾正班次即上言百官商
越班制者當同失議論以懲不敬先是教坊官位在百官後御史大
夫撒迪結肯保人正班至元忽爾且班教不可撒迪曰御史不奉詔耶忽爾且班
曰事不可行率不入正班

弟 要語事俱見親類下

正 俱見剛正下

自反

要語

孟子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 我愛人而不愛親我則反求諸己思我之仁未至也知敬做此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不得謂不得其所發如不親不治不答是也反求諸己謂反其仁及其智反其敬也如此宜其自治益詳乃身無不道夫天下歸之反言其效也

筆時云我以厚待人人以薄待我匪薄也我厚之未至也我以禮接人人以害加我匪害也我禮之未至也厚也禮也自我行之薄也害也由我召之彼何罪物然

則厚矣禮矣彼復薄實者乃吾命也彼何罪助
是故不怨天不尤人庶幾君子矣論語已所不欲
勿施於人

中庸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張子云以愛已之心愛人則盡人是也以責人之言責
已則盡道是矣

中庸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
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
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
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
子胡不慥慥爾

道不遠人凡已之所責人者皆道之所當然也故天
之以自責而自勉焉爾也

小學云以責人之心責己以怨人之心怨己

孟子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心
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美自反
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
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
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是故君子有終身之
憂無一朝之患也易家人上九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
也蹇象曰君子以反身脩德

事實

無攻人之惡

宋陽呂公著說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蓋自其惡日夜且自點檢絲毫不
及即不惟於心美蓋有攻大惡檢他人耶

口未嘗言人短

趙康靖公孫厚信大者口未嘗言人短中歲常置黃黑二豆於几案間
自但數之每與一善念拔一黃豆與一惡念則一黑豆差發視之初黑
豆多於黃豆漸久反之於趙清獻公於夜自日告其所行之事於上帝
同也

不可告則不敢為

趙清獻公平生日所為事夜必衣冠點香九拜跪手告於上天庶不
可告者則不敢為也

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

范文正公曰吾過夜就寢即自計一日食飲奉養之費及所為之事果
自奉之費與所為之事相稱則舒寧孰寐或不然則夕不能安眠明日
必求所以稱之者

心志肅然

張子韶曰平謹使上言無失其意受之不問事之不足也子所待多矣有一毫觀心其見聖人也

未嘗較曲直

呂正叔公平生未嘗較曲直問諸未嘗辭也時書于左右曰不善如已直為度之蓋其初自惡也如此至和中書書東溪延為與李文德書子產石古人詩好交不近於士熱舉教以怡後中書兩旬子公已可矣

要在謹獨

邵公語曰聖人之道處于六經千門萬戶何從而入大要在中書一義其書謹獨而已且於十二時中看家一念從何處起即點檢不放過便見工夫要在謹獨而已

端方沉雅

畢文簡公上安端方沉雅有清議所至以嚴正穆然性謙退嘗謂人曰僕士官無過誤之與否但刀自現故無幾害過耳

書座屏

張子韶云當邵公年八十書座屏曰守曰知親防意如城在公尚然况他人乎

戒子弟

范忠宣公戒子弟書曰人雖愚貴人則明書生雖有聰明然已則子承但當以貴人之心貴己然己之心恕人不惠不到聖人地位也

舉世皆是

范忠宣公戒子弟書曰人雖愚貴人則明書生雖有聰明然已則子承但當以貴人之心貴己然己之心恕人不惠不到聖人地位也

愚智所以分與

張無治曰用明作力者見己之過用明作力者見人之過見己之過者視天下皆勝見人之過者視天下皆不如己也此皆愚智所以分與

正如室女

有盛待制白詩有室女有語云士大夫行之正如室女當滿置身在室中不得與人指然此三語語語得

以防疑謗

范仲淹青作序官德曰道長尺氣福事以詩疑謗凡若此類皆守宜所疑評也出童家訓

狂生獻書

齊桓公嘗言事公之東則曰有三主之馬然其言其意其辭其日侯歸
家當時詳此其生之故也隨公馬之辭言曰居大邑不飲素濟天下又不
能引退九公賢然也於心乎公但於馬上談時在三日歷示這以主上未勝尤
無件也

○廣志知人與己本二十二卷

或問呂蒙潘公希哲為小人何也答言希哲何以知之公曰上馬者知人與己本
何者為言何者希哲自無忿怒心也下馬者且自思曰我是何等人
往為何等人若是答他則與此人等也如此自然忿怒心亦自消也

剋正

介妄語事實俱在清言下

剋

說文強也從力周戶增前入聲也剋也或作剋

曰讒

音強也

曰仇

音仇也

曰鉅

大剋也

曰鉅

猶也

曰讒

音強也

曰仇

音仇也

曰謂

謂也

曰憤

憤也

曰勅

音勅也

曰荆

音荆也

曰怒

怒也

曰敗

敗也

曰斡

斡也

曰停

音停也

曰精

音精也

曰斲

音斲也

曰勦

音勦也

曰爽

音爽也

正

正統文正也從一從上徐曰字一以正也黃韻正當也長也定也平也君也

曰伊

音伊也

曰君

音君也

曰矢

音矢也

曰間

音間也

曰端

音端也

曰方

音方也

曰呈

音呈也

曰理

音理也

曰準

音準也

曰肇

音肇也

曰凡

音凡也

曰廷

音廷也

曰節

音節也

曰偷

音偷也

曰偉

音偉也

曰机

音机也

要語

洪範六三德一曰克強而友劍克久云六三德一曰正直詩豳民劍亦不吐

禮記儒有可親而不可却也可親而不可辱也其劍毅有如此易重劍而不中始象云劍遇中止天下大行也履象云劍中正履帝

位而不疚光明大過又云君子以獨立而不懼遊世無悶詩小明
好是正直請共爾位正直是與

大學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又云有所忿僥則不得其正論語
劉毅木訥近仁又云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好直不好學其
蔽也絞血氣方剛戒之在剛孟子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
淫威武不能屈此之為大丈夫

老子曰柔勝剛

漢書云為史大剛則折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枨子曰枨也慾焉得剛

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
無害則充塞於天地之間

劉說

孔子曰：「言令色鮮矣，仁所好夫。劉者非好其劉也，好其仁也。所惡夫佞者，非惡其佞也，惡不仁也。吾平生所難長，以易試之，兄先我，予乞者皆予日可畏人也。衛我于險，皆其時可畏人也。吾以是知劉者之必仁，佞者之不仁也。」

事實

大劉則折

漢武高之，其惡之，乃直指之，而遂其惡。劉者，不殺曰兄，為吏人，大劉則折，則廢威行施之，以惡然後力功，榜名之，永絕天譴，特之納其死。

百鍊劉

晉則現為，二鍾所自，知必死為，五言詩贈其故吏盧諶，云：「何意百鍊劉化為然，猶柔現，語之意，非當法，想獨門白登之事，用米泔，素無可列，以當劉，劉和姓，示現心，如有鍊劉。」

劉勝惡疾

晉書：與山陰言劉勝，知惡，輕時直言，遇事使然，其不可也。

劉正彼讒

魏書：袁公無所回，最卒以劉正為令，然猶所讒之。

師以正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政孰敢不正

終日正言

商鞅相秦越見之鞅曰子現我治秦執與民大夫吏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語不如一士之謀僕請終日正言可乎商君曰說言華也至言實也若言要也其言成也子果於終日正言鞅之志示

皆言不敢言

漢高六十年冬十二月刻符功臣爵侯蕭何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死堅親親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今蕭何未有汗馬之功徒持文墨議論顯受爵臣等上何也帝曰諸君之謀手追殺賊者何也發從指示者人也諸君徒能得走賊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從指示功人也由是功臣也皆莫敢言

聰明能斷

武帝聰明能斷用人行政無所假貸陸建公主子平昭君帝常帝女弟安公主陸建主率昭平君曰駁卒殺主傳驛獄地封以公主子王請帝曰吾弟妻有子子死以爲我於是爲之傷涕數日帝曰父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帝教而誅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直方民乃可其妻

知是書意詐也

昭帝即位大司馬大將軍霍光及遣詔親政左將軍上官桀子驥騎將軍桑羊權欲殺之詔使人為桑羊王旦上書言光專出都肄詔騎都郎道上將驍捷最驍所交驍騎專擅自恣疑有非常光聞止畫室中不入帝曰大將軍桑羊驍曰以燕王為其罪不敢入詔召光入見光頓首謝帝曰將軍驍服知是善作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帝曰將軍之責明都郎將

少文任氣

漢陵從叔祖允天下為人少文任氣好直言為右丞相三歲惡高后欲立諸呂為王陵曰高后曰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請立非約也太后不悅久問丞相平終使勃告之曰高后定下王子弟今太后制權欲立兄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劉稱勃王言已朝沒護平勃曰治與高后弟軟血司盟諸君不在中今高后與太后欲立呂王請君就急去皆出何面目見高后於下乎

不可于以私

曰陽霸宣帝時為東海太守遷縣廷尉守定國家在東海故屬拔邑子兩人令生後壹侍見定因與霸卿與然日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因乃謂邑子曰此賢行汝不任事之又不可于以私

舉手叱賢

王陵奉命討賊中官侍奉王陵王陵大司馬寵愛王陵中官以王陵
後付與曰母女以與人時王陵無主內人恐其別白太后請奪之即帶
劍至宣帝後漸親手此賢曰官平安安駕而歸未立公受惡深重備伏發
之河事久時王陵以時至王陵賢知王陵死不放非之乃跪授王陵之
上太公右朗誦字之

強項令

董宣光武時為洛陽令字平公王乳母子曰殺人因匿王家吏不能得
及王出行以奴驂乘宣於大夏門亭之驛車叩馬以刀畫地殺主之夫者
三叱奴下車陷殺之王即馳車入官帝大怒召宣曰令欲死乎宣叩頭曰頭
一言無浪帝曰何言宣曰陛下聖府中典而殺奴殺良民以奴殺臣死之後陛下何
以治天下挫殺臣不知臣自殺即以頭擊柱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曰藏令叩
頭謝宣主不從帝曰殺令頭頭兩手捧地不肯低頭帝初強項令出賜錢三千萬

無有二心

宋均明帝時為南齊令每有聚飲名令上有旨勸剪髮事帝以為有惑
大怒收郡縛之詰問尚書惶惑皆叩頭謝罪均獨為色曰忠臣執義無
有二心君畏戚夫正均雖死不易志帝問吾其不悅即令會叩

寧伏歐刀

虞翻順帝永建中為司隸校尉時中常侍張防時用權勢每請託受取
謝無按之而後殺不報謝不勝其憤乃奏防曰昔孝安皇帝任用樊豐
延文寵權統後亡社稷今者衆方復弄威權國家之禍將重至矣臣不
欲與防同朝以冀楊震之跡雖自繫以書奏防流涕謝曰生論輸左
校防必欲害之二日之中防考四獄竟或初其自引謝曰守伏歐刀以
示連近中常侍高其為謝言在狀即日放出之見五海

京師震竦

張綱為御史順帝延平便宿行風俗綱理其重論於洛陽都亭曰豺
狼當道安問政理遂奏大將軍張璠曰臣尹梁不疑等貪叨不法言卿
京師震竦

有澄清天下之志

范滂桓帝時冀州刺史滂為滄縣起以滂為清節使決滄之滂澄平觀
故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州境守令自臨汗望風解印受滂其所奏
莫不感慕滂所劾多疑有私政滂對曰主之所舉自非叨曠長慕深為
尚書滂所劾多疑有私政滂對曰主之所舉自非叨曠長慕深為
民害豈以滂為禮哉臣聞桑大夫草嘉禾必長忠臣除惡王道以清若
臣言有二三受顯戮更不能詰焉約章不獄更曰諸入獄當祭桑隸以
祈福滂曰桑隸曰之臣臣和滂無罪將理之於天如其有罪祭之何
益及訊獄王甫以次詰之滂年少在後越次而前甫曰夫合當連群必

有盟誓其神不靈皆何等也方曰偏劉仲不吉見吉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欲使吾齊其情也惡其同行謂王政之所惡不惜反以爲當乃天

吳樹爲死令

吳樹爲死令之辭官大將軍吳興客布在縣界以情託樹對曰小人
孫靈北堂可誅明將軍以救房之重處上將之位宜赤賢者以補朝闕
死爲大都士之洲數自待生天來問得一長者而託非人誠非救聞其
然然不悅樹到縣遂誅殺客爲人害數十人

告殺冀使

陳蕃桓帝時爲樂安太守時大將軍冀爲孫天下遺書詣蕃有所請
託不得通使者詐求謁蕃怒告殺之

自然疎震

賈琮天中中平間沙太刺史二千石更選清能吏以琮爲冀州刺史之
郡升中書曰刺史當視廣陵太守人惡有反意惟冀以自掩塞乎乃命
御者秦之百城間風自然疎震其誅賊者望風解甲綏去

重其方畧

李與馬政即天朝會西羌及迎幸韓遂作亂脫右從重天下後廢無已
司徒崔烈為宜乘涼州刺史屬邑言曰料司徒天下乃安尚書楊賜奏
遷入大臣帝已問與曰涼州天下要國家舊衛今收卿夫利使一州
叛廷烈為宰相不念為國忠所以得之之策乃欲割棄一方為之土臣
竊感焉若烈不知是極敵也知而固言是不忠也帝從與議由是朝廷
重其方器也

恒守正

孔融為大將作臣恒守正秉術備前昔操記以楊彪與衍始姻誼以故
屬廢五奏收下欲劫以大逆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曰楊公世濟植
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及相況以素行婦罪之手操之此國家
之意融曰假使成里殺周公邵公可得言不知也替纓縉紳所以昭明
公者以公仁智無相漢朝至五端之雅雅然今操殺無辜則海內觀
所莫不詳然孔融魯國男子使當裸衣而去操不得已遂理出彪

義形於色

三國吳張昭為輔吳將軍每見言論氣止屬義形於色曾以直言
廷旨不過見後蜀使來稱蜀符每而群臣莫拒孫權曰使張公在
上被下折則廢矣復自許手明日遣中使勞問諸見昭迎帝曰首
太后拒王不以老臣屈陛下而以陛下老臣是以忠盡臣節以執
厚恩若乃便易忠慮以偷榮取此臣不能也

褒貶為已任

晉卞宣明帝特為卿丈中丞以褒貶為已任欽取正升日世不肯苟同時
好阮子每謂之曰卿常無門未嘗知舍凡石不亦勞乎宣曰諸君以道德弘
流相尚執事各者非空而誰持者越子弟多承王澄謝鯨為其屬色以朝曰降
札獨曰罪莫斯甚初領職實由於此欽此推之王道度亮不從乃止而問者莫不持節
耿介有氣節

高恭之為卿丈

後魏末手王建夫性耿介有氣節宣武即位累遷給事黃門侍郎時如
洛姑有寵百寮微憚之帝曾於山陵還詔建扶陪乘命陪登車詰時
上建扶諫帝令陛下之當特壯其忠塞

捧破其車

高恭之為卿丈中尉時莊帝師奔陽公主行犯清路執以捧亦率呵之
不止恭之令率捧破其車公主深以為恨泣以訴帝指之曰高中尉
宜之人使所行昔公事豈可以私恨責也帝深致慰焉

可師友之

應帝雲起高祖而行其意其外間不便事也時側室起曰如欲素未嘗
素之屬皆下之事皆問雲起外間不便事也時側室起曰如欲素未嘗
經事其機要重非其所造臣想物幾以為坐下官不擇事私所愛斯也
不更之大者高其然之顧謂述曰雲起之
言汝乘石也可反之

正色而進

劉行本上疏為太子左庶子時應令太子為左庶子太子乃張御之母
令以張敬教內人行本貢之曰庶子匡太子以正道可有發託御之母
令旁雖之間哉令則其軒而不能止左衛車太史夏侯福亦為太子所
既皆於間內與太子庶福大失戶間于外行本時在間下問之侍其出
執之日殿下寬容女顏色汝何物小人敢為我慢因付執去者治之良
馬令福乘而觀之太子其悅自秋街之什復乘之行本不從正色而進
曰至尊治臣于庶子之位者欲令難進殿下以道非為殿下作非臣也
太子漸而止及太子廢行本已
辱本聞帝曰使行本在
旁當不及於此

新吉反者

隋文帝時使高顯侯陳策還以防上柱國進爵齊國公中勞曰大不
代陳後人云分反誤已斬之若臣道合非若魏所問也頻遜位優詔不

許是後衛將軍施光及將軍盧資等前後短頓帝於市也皆破賊
矣朕已是以頃為師子候之又出白道也國人頃遣使請兵近臣言
而欲反帝不答頻破賊而還

小嫵不足置胃中

唐太宗為秦王特戰石壁宋金剛殿帝突厥還救德興尋相來降引為
右一府統軍從擊王世充會尋相叛諸將疑救德興且亂囚之行臺左僕
射王曰不然救德興及字旨後尋相者耶釋之引見卧內曰丈夫意氣相
許小嫵不足置胃中我終不以富貴上賜之金曰必欲去以為汝資
是曰彈榆案會世充自將兵救萬春我軍雖信者賊驍將也其直趨王
敦德雖馬大手獨得無他何相報也賜金銀一篋耶
衆人意必叛我獨保無他何相報也賜金銀一篋耶

年陳師合

帝親征杜如晦為尚書右僕射同掌兵房主計亮朝政監察御史陳師
合上拔士論謂一人不可約救賊賊則如獨尋帝曰玄齡如晦不以
勳善進特其材可與治天下師合欲意此辭問音君臣耶遂作表

豈能一一中理

中書門下左散騎常侍高曰簡文帝何如至曰云五品以上引生論事衛士
侍餐而食致注非厚亦精勵之主也帝曰公德其一未如其二帝不明
而喜然不明則何官應執奏母侍過客不盡已意

顏色莊重

韋忠諫高宗特為卿大夫大夫往歷卿主莊重不可犯見王公永嘗屈
禮或以為敬答曰耳目官故當時之卿防為卿宜衆高之偶亦何足以往之
為公不為私

王義方高宗親為侍卿又以陳李義甫貶永州司戶參軍義甫將行謂
之曰王學士侍卿又光在兩所舉今日豈無沈手對曰我乃為公不為
私昔孔子為司寇七日而無失正邪於兩觀之下今義方任御史旬
有六日不能除姦臣於兩觀之前實以無效

拂衣去

尹思貞睿宗時為侍卿大正思貞致有損僕射竇懷真護作金仙王其
親廣詞大臣思貞致有損節懷金其護之思貞曰公補臣也不臣宣贊
王化而士士太足與以稱上言下又所小人請以廷辱士今不可公矣
乃拂衣而去帝聞知之特詔監令視事

用舍在公

最强

元載以爲此真卿也曰用舍在公言者作非朝廷事也此公亦敬懷邪之卿
張洎洛宗時爲諫大夫特王欽武在平盧軍前強索召不肯應洎往
說之而致武已且戰不迎使者洎責之曰公爲天子守衛今使者齎詔
至不北面俯伏而敢侮慢公乃未識君臣大分何以長吏民哉欽武愕
然謝

知準爲可用

宋寇太宗特爲尚書虞部郎中權密院直學士天祥帝延近臣問時政
侍夫準對曰洪範天之人祿庶若形體大旱之望雲利有所不平也師
起對準所以不平大曰頭名二府主臣即言之有諫者名二府人準曰
頃者祖吉王注皆海法受賄古無少乃故諫準以參政汚之帝益主守
財千萬止秋乃復其官非不平而何帝因功資汚而準爲可用矣

立朝剛毅

色程仁遠時名聞封府右司郎中立朝剛毅資威權臣高之劍手關
者皆詳之人以色強矢比黃河清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色待制索
師高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關身已老

不得直數永罷

韓絳神宗時為丞相三司使發市易官罪而周列古之故弗責方創賈人免行錢孫永議有異而同列欲論永闕上政不實上書人鄭俠數切下獄而服之政遇市官請寬二臣者而相至欲復舊故賈人劉佐任秋永罷市易為市易官請寬二臣者而相至欲復舊故賈人劉佐任市易絳因言不可論市前未大絳再拜曰此言不用辱臣佐請從之許帝愕然茲小事何必爾絳奏曰小事非仲況大事乎帝為罷佐遣使持手札諭絳使就位乃起右數月固疾拜觀文殿大學士禮部尚書知許州擊神宗時為御史與中丞楊繪言物役有十害王安石使曾布作十難以詰之乃詰二人向學好賈之積累何所在繪惶恐請曰臣而不知物役之利乃爾當矣伏言之罪知者而人臣宜可歷於權勢使人不知利害之實即復舊對布所權看以前張旦曰王所向者陛下所背者孫王所好者也王所惡者孫王之所惡者也今廢非違還固自其分但物役終為天下惡害願陛下勿也

樸忠之士

李周神宗時通判杭州司馬等為御史欲使來見周曰司馬公之賢吾願見但從處而生所謂至身如史也亦不往帝詔直臣舉士孫固以周問帝名對謂曰知卿不進後門欲令執政手對曰不識也識司馬光手曰不識也語樂之之曰四邊手足耳若庚中國以勅達奉制百姓窮困

與為敗缺為履心之夏中領之三一語曰李侯忠之士也

識別邪正

臣聞所以去意且令聖訪人才者曰信任不罵言不見听而詢同人才非臣所敢當也使者再至乃言人才可大任者陛下自知之但須識別邪正天下之善惡隨任善人不求左右好惡之言以移聖意天下甚幸或為之恐不顧也

邵伯溫為西京教授紹聖初章惇為相惇嘗事伯溫父雍故用伯溫伯溫不住會法當起更部程頤謂伯溫曰吾危子之行也伯溫曰豈不欲見先於地下至則先就部與官而後見事相惇論及康節之學曰嗟乎吾於先生不能卒業迫伯溫曰先君先天之學論天地萬物未有不立者其信也則人之執忠反復者可忘夫惇惇方與聖欲故以是動之惇惇然猶薦之於朝而伯溫顧補郡縣吏惇不悅遂得監丞與軍騎監監特元祐諸賢方南遷士群訪之者伯溫祖禹於咸平見范純仁於頤昌或為之恐不顧也

人皆駭愕

吳敦復高宗時為左司諫兼權給事中時秦會方主和力贊屈已之說然意外要未敢行勾允如州說情請釋為秦會使繫去吳論則事遂矣

於是如淵施英廷官職要地人皆駭得致復上覽言前日如淵以
附會和議得中丞今施廷臣久以此持橫斷英將又以此覆右大夫如
淵廷臣庸人英將則或臣也陛下素任其此輩新國論乎乞加斥逐杜
群枉門皆使所親致復曰公徒屈從可也日夕可至致復曰吾終不為
白計誤國加家况吾蓋柱之性而愈疎請勿言宿宰不能至

正色對

清良貴高宗時徐孝功詐進左司宰相呂頤浩從容謂良貴曰旦夕相
引人兩省良貴正色對曰視老方欲乞外兩省官非良貴可為也退語
人曰宰相進退一世人才以為賢也自當擢用何可僅乎密語先示私
恩若士大夫受其牢籠又何以立朝即日乞補外以直龍圖閣知殿州
遇事盡善

顏師古孝宗時為監察御史過事盡善無所撓有自外所待內數宣引
且將補郡文職員師古奏晉寧居自廣乎道中與楊思嚴交一談
李唐為吐天亦取所為監科相位不拜士大夫殊論其才立身之節富
以疎鄙為法令其人耶為進人明所切盜縱朝廷乏祖宗少此輩手臣
雖不肖差與為伍乃命殺

病風喪心

呂祖太醫州處宗時將降詔周必大為少保祖秦聞之而憤乃詣
登聞鼓院上書論韓侂胄方無君子之心謂誅之以防禍亂故大臣在
者苟周必大可用宜以代之書出中外大駭有旨罷韓侂胄既至廷君曰
誰汝共為章祖秦曰公何問之愚也吾固知必死而可受敵於人且
與人謀之手君曰汝病風喪心耳祖秦既死未幾侂胄誅詔祖秦特祖上州文學
美官者乃病風喪心耳祖秦既死未幾侂胄誅詔祖秦特祖上州文學

官可棄記不可作

楊万里字宗朝以崇文閣乃待制致仕韓侂胄用事欲網羅四方知名
士相羽翼嘗召南園萬里為之記許以夜坦万里官可棄記不可作
也併命書急改命他人

獨不呈稿

陳文忠淳五年遷帝丞相贊似道受其文雅重之由鎮東軍節度
判官數年拜監察御史皆出似道力先是似道所置臺諫皆聞并臺中
丞相九有建白皆早稿至文龍獨不呈稿已忤似道范文虎與師無功
似道范之以知安慶又徐趙潛知連康黃石知臨安文龍言文虎失策
陽今反見擅用是費而罰也潛乳矣小何以任大聞之寄萬石政事急
荒以為京師何以能治請皆罷之以道大怒韓大元知湖州也

譏不能行

勿慮說問

宋太宗以德州刺史郭資知制誥國子監丞果夢昇知德州資族人親
吏之在德州者多為奸利資年以法絕之資果與都軍頭文珪善特中
初臨御欲知外事令左傳誥資意人以資珪圖去夢昇珪意記於紙同
便言之會帝問珪近來中外淨人任否珪遂曰人皆未必皆善乃以所
記進且曰知德州果夢昇欺成判又郭資致於死帝曰此必刺又所
為不法夢昇亦自強又面以所記進珪中書曰以夢昇為首善人珪謂不能行

太宗命姚垣為益王瑋母王瑋疾不剖太宗曰使視疾旬月不瘳甚憂
之召主亂母問狀九母曰王本無疾死以姚垣檢束不得自便王不樂
故成疾帝怒曰吾選端士補王為益王不納規諫而有詐疾欲使朕去
正人自便何得也且王少少無家為之謀耳因執之數十召垣慰之
曰卿居官王公能以上為祥小所嫉大為不易卿但如是勿慮諫問朕
必不聽

英鑒類此

仁宗嘗對執政言三司使楊察判開封府王拱辰才望皆美將來兩府
有間進此二人既而果遂罷相執政以二人在開封府曰可召臣等執政
復以異時帝詰察察曰若度用察等是人之象符行矣執政遂不敢
言蓋果進之出或云察等所待帝之

釋然無疑

乃不敢言

惟見此一人

英宗時王珪為翰林學士留侯先帝謚宣稱皇伯三夫人改封大國執政不以為然其後三夫人稍卒如初諸有密諧之者帝怒召至桑珠殿傳詔令蓋昭明殿學士錫之璽龍金蓋論之日秋殿之職非其器卿于翰林間二府員缺部止命夫豈存後口朕今釋然無疑卿宜陛下至明臣死無日矣

以法勅之

帝嘗與輔存無人才之歎尚書右丞蒲宗孟率爾封曰人才半為司馬元耶說所京帝曰蒲宗孟率爾乃不取司馬元耶未論別事尺牘樞密一節朕自即位以來惟見此一人他人則難追之使去亦不肯蒲宗孟慚愧至無以為容也

全程震宣帝與之召拜監察御史時皇子荆王為宰相家懷革布勢侵以法勅之奏曰別王以陛下之子任天下之重不能上賢君父同濟難下難矣於此上責謝王出內府銀以賞物直杖大怒沈不法者數之

溫言以尉

元邪律楚材太宗特為時中書令有二道士爭長立黨興其一証其仇之案二人為逃軍諸中書及通事楊惟中執而害殺之楚材安牧惟中中書復許楚材達制事楚何既而自悔命釋之楚材不肯悔縛進曰臣備位公輔國政所屬陛下初令學臣以罪也當明示百官罪在不赦令釋臣是無罪也豈宜輕易反覆如戲小兒國有大事何以行為衆皆失已帝曰朕親為審察無過舉也

論事激切

廉帝憲世祖至兄初拜中書平章政事每奏對前論事激切無非四惜帝曰卿昔事朕王有多所容安今為天子臣乃爾本強耳希憲帝曰王府事無天下事重一或西從天下受其官臣非不自愛也

貴王

星古順帝至正初移湖廣行白平章政事胡廣地連江北威順王歲嘗出獵又起廣界園多華名倡臣賈以大綱利民病之有司奏敢言星古至貴王曰王帝宜之諸石之所謂伯父林大者也今使音不同而製獨宣淫賈恣於下恐非所以自貽多福也王謝之志罷其所為

臂可斷筆不能操

張弼至正中內翰林學士承旨字羅帖木兒以兵犯闕遣中則魯瑄所帖本兒官爵且發兵討之命弼草詔弼然不從左右或勸之弼曰吾臂可斷筆不能操也弼如其意不可奪乃命他學士為之

何嘗奉行朕旨

元仁宗時左相合散常奏事帝問曰卿等日所行者何事合散對曰臣中等奉行詔旨而已帝曰卿等何嘗奉行朕旨耶祖宗遺訓朕奉旨不違寸天法者所以辨上下定民志自古及今未有法不立而天下治者使八者制法宰相能守而勿失則下民知所從違綱紀可正風俗可厚其教法施民懷怨言正典求治矣豈不難也

性剛明

英宗性剛明嘗以帝震威厝徹樂避止避有近臣稱觴以賀帝問何為賀朕方得使不暇汝為大臣不能匡補反為諂邪出之也帝戒群臣曰卿等居高位食厚祿皆勉力圖報苟或貪之朕不惜賜汝者為不法事則必判無赦出世本

非公議也

司農卿完者不花言先帝以土田頃諸臣者宜悉掃之官美余問曰所賜者為誰完者不花對曰左丞相阿散所得為多美余曰予嘗論卿言

清廉

當以分心獨則於先朝嘗請厚和之親以阿蔽奏而止人今卿所言乃復私德耳非公議也豈稱稱之過於走也實者不花為胡南宜慰悅

廉字解

徐曰廉殺也徐也釋名云敬也廣也增諫不貪也

志廉字類卷之二十三

曰謹也曰節也曰經也曰提也曰清也

要語

易賁卦初九象曰舍車而從義柔也

明夷初九象曰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主君子于行義不食也孟子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

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孟子
曰皆是也當在家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有贍辭曰餽
贍予何不受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
之予何不為受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
之也為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又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
不以秦手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食於人如
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秦子以為秦子曰若士
無事而食不可也

又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

可取可以無取取傷廉

禮記儒行儒有砥礪廉隅

論語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斛

漢文帝詔廉吏民之表

楚詞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世人皆濁我清

誰知予之廉正

柳玘家訓廉不沽名

古今事實

廣志頑廉懦立門卷之二十三

伯夷聖之清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出孟子

仲子烏能廉

巨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
李晉金寶者過半笑謂仲子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也孟子曰
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然仲子烏能廉充仲子之操則引
而後可者也

不貪為寶宋人得玉獻於子罕子罕弗受曰我以不貪為寶出本傳

受魚失祿

有鮓魚於鄭相有鄭相不受或謂曰子得魚何故不受對曰吾以曾魚故
不受魚夫祿無以失魚不得夫祿終身食魚

震畏四知

楊震廷東萊太守道經昌邑過所舉州茂才王密為令謁見懷金十斤道
難曰故人知否王曰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

子知何謂也 知家愧而去故贊曰

清白遺子孫

陽家性公庶子孫曾蒙吏行欲令開主業竟曰使為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父子俱清

胡厥父寶父子清謹武市謂或曰清孰與父清時曰不知也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帝以為言直而無譏而順

一錢太守

劉寵為山陰太守名高將作匠山陰有六七老送百錢曰自明府下車犬不夜吠民不見吏今聞某去故目快送寵令人還一大錢答曰數多則寵所以為犬

金付縣曹

後漢義烏功曹曹濟人死罪罪者以後金二十斤謝之曰義不受金主何義不志然投金於水虎上後某里屋宇見之金玉已死無所復還乃行縣曹

有三不惑

後漢楊東為太尉恆不疑人早喪夫人遂不復取所在以清白祿常從客曰有我三不惑酒色財也故贊曰東去三惑

不受黃金

漢書中平元年黃金起販或太守酒來賣易被激夫期梁陽欲求薛易
無為言得見易以黃金二十斤贈之謂易曰吾以予在八議故為子言吾
子哉

遺金上聞

魏田豫為鮮卑護軍校尉鮮卑款利多以牛馬遺豫送官胡乃悉懷金三
斤曰我見公貧故前後遺馬牛公報送官今以此上可以為家貧張袖而
受之胡去之後其
扶閣出蜀志

藏絲付吏

晉山青為石陵尉初未設為高令貧百縣遺公所以未處臺亦遺簿錄不飲
異於母付受而藏之問上收故事盡九所父略見推檢清取取付吏楷年處
後封

酌貧來飲

晉吳隱之傳廣州府吳所出一區之實可資數世故前後刺史多饋以酒
飲羊士華以隱之為刺史未至州三十里地名石門有溪水曰香泉飲者懷

廉之繼德之既至泉所酌而飲之固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值千金飲之
天升飲然當不易心在州清操金湯寧食不遇來及乾魚而已候下人退
等判去骨得肉隨之竟其用意而無為後至自看為其要况有一斤隨
之授手測乎不取也

不受梁肉

梁元嗣齊永興瓦與家人餅日而食有飽梁肉者荆門不受雖慘莫行機
共食

酌一盃水

隋道為齊州別駕東隣有桑甚盛其家熟志年運其主吾非以此名意者
非杆物不聽使人及諸人朝父老揮涕曰別駕在吾水久不與百姓交不故以
盃酒相送公酌如小酌酌一盃水奉飲執父飲之後為京州司馬在道夜行
者退入田中暮入未就駐馬待明訪知去主所而而去
袖金不受 唐李商隱急廣州都督人與袖金袖金以贈商隱曰吾自性分
不可易非畏人知也

詐清真清

唐陸景價為扶溝使按察使早攝覆州將說必得有吏言狀曰景強景清詐
清雖景清曰真清

遺金不受

太宗在晉邸時，屬劉溫叟請介，溫叟請五百千錢，溫叟受金，封書而去。明子視封，封海兒，無還太白金。太宗曰：「我錢不用，況他人乎？」太祖曰：「封書而去，而封海兒，溫叟有之矣。」

士訓登

一琴一鶴止趙清獻公作初在成都另一處一鶴以行其再在也并去處

不載一物余請為廣西安撫乃此蟬不載南方一物還

不市一物向文簡公欲中到大理寺時深入社言駭發分賜法吏公引驢駝

恨市白果

李及知杭州市白果一部乃為終身之恨出筆談

一毫不取

劉恕道原家貧一毫不取於人其自心陽神也時已十月無寒其司馬公曰：「衣祇一二事及馬路博興不困錢強典之行及順州惠州封而退之於老而不受他人可知矣。」

得珠味不舛睦

雖難意為尚當時文大守故懷望職職運伏法以償其入水司果羅羅
拜臣意得陳明而不拜賜幸怪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忌濁盪泉之水會
李四半老聖母之廟志其石也此職職之責誠不敢拜幸歎曰清子尚書之
言也乃更以數十為賜意

搜犀珍投江中

李勉拜病南節度使西南美相威主將五衆視奇理院院應累又不養
征明年至者乃四十餘從居未嘗校神苦用中服後乃歸至石門尽投
犀所天舊犀珍投
江中出世本傳

饋餅棄垣外

楊賜恩河陰二州刺史時賜子以餅與傷受而奔之垣
外人皆其源出不傳

故史歸嫌不受

郝處俊嘗十歲而孤故史歸于嫌贈之已能讀不受

代還東止一馬

朱敬則為益州刺史入還無淮南一物所吏止一馬出本傳

司餘一縑

其使為馬晉山令歲滿司餘一縑為味半去

橘熟納直于官析此為損南而及副使馬中德然院舍內直于官出本傳

欽馬校錢

李度清者有頃中欽馬司水每校三錢郝應亦無出三兩決錄

公厨烏梅

齊世宗領使節至京奉左右於公館取烏梅飲和止之

還橘梅

有張仲領由華方外歸來不以為家人病取還梅於厨以和利飲和經中運之出水傳

懸魚干

積為廣江空相有獻土魚積懸於虎後人獻之乃土懸者以示之杜其念已本

十分受一

馬桓自守才次而居每以王公饋餉并不得已者半十分受一

其膳適食一口

此齊世宗王收自守居還父老相半其餼曰殿下雖飲山鄉水米食百粒食物狀味清飲為食一口止今傳

五百縑未嘗發

陽城山本即度府開城長者發使遺五百縑或使者不令足或謂神使者妄而去置之未嘗發

餉綾完封不發

羅思復承淳于家蓋屢歲飲京兆杜嗟者以白綾餉思復方拜曰食而餉綾完封不發出本傳

孝子繆

韓忠孝公汴州張僧諱者，乃嘉祐二十一年表其闕，僧諱忠孝，為翰林學士，二百不受時，或曰：家妻甚，僧繼國，請為吏一疋，命其家曰：此孝子，不可枉用，出本傳。

清白史子孫

楊震，字伯起，弘農太僕，性公廉，不受私，子孫皆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為期，震不肯，使後世稱為清白史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孝乎？出本傳。

婦無嫌

解車道，范空，師百不受，移，子孫皆食步行，四不受，或之立一四終不，又同，或車中裝一文，共之，去，子孫皆食步行，四不受，或之立一四終不。

器物一無所受

韋氏，休曰：盛，提見人於國，有所受，或皆訪諸史司，參軍長寬，家之典，皆未，能何，狀，盛，寬，不以，色，立，子孫，通，有人，以，虎，為，餉，政，而，去，不，敢，自，欺，政，盛，之，出，六，帖。

撒豆，糜，自，給，軍，百，之，補，消，南，射，以，厚，莽，召，不，應，居，貧，收，立，糜，自，給，出，本。

使澤路不受葬

馬氏，馬，時，請，來，他，資，卒，使，待，節，臨，吊，葬，之，事，不，受，又，至，京，所，使，上，表，固，拒，於是，經，來，令，秋，年，相，高，運，德，亦，曰，前，史，澤。

滿不列詳者其人可用也
運可受使

斷帶為柱

皇者無違皆按部官民家訂柱其主人行積無違柏保力折帶為柱其處介
相無此出六帖

不取州錢今公楚姑邪師每立以二百萬人私藏楚律不取出本傳

受茶一串

陸賈奇州判張鑑有吏名賈佳見其行餉錢百兩曰請為母夫人一日賈不
納受一串曰取不承公之賜出本傳

索馳駿馬

范希朝廷朝依武節度使進州每長師至必致索馳駿馬雖主庫者亦
受之以結其歡希朝亦不納

庭中樹

王義為御史時有弟教日日受庭中樹復召主人曰此佳樹得無大價乎
又于之錢其處不貪頗如此出本傳

使西域不受異物

李愬後魏封者使持節領西域別校討回鶻使
使西域不受異物李愬後魏封者使持節領西域別校討回鶻使

一介不以取諸人

為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示堯舜之道為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緣之以天下
平頃已繫焉予知非道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伯夷之清

伯夷清其若水不事其及不及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
與惡言如朝水濯濯也生於至戾作惡之心思與惡人立其冠不正至然去
之在將況為廷故諸侯雖有善其法
命而生者不受也

無衣帛之妾

列國晉稱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子文子相宣成襄三公無衣帛之妾無室之馬
仲孫它僕曰子為晉上卿相二君天女不食帛馬不食粟人以其子為善且不華
國子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見國人其父兄之食初而衣惡者猶多矣吾是以不
敢人父兄食能大忠而我美文與無乃非相人者且吾無以優客亦為國事不
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右孟駘駘子因之七曰自是它之妾衣不逾七升之布馬跡不
過狼旁文子國之曰通而能改者民之上也使為上大夫

奉法循理

公儀休為相奉法循理使貪穢者不得與下民爭利貪大者不得取小時客有
遺公魚者休不受客曰聞君嘗食魚還君魚何故不受也休曰以嘗魚故不受也今為

不食馬實

宋子平馬司戰時宋人有得玉獻諸子小卒名受獻者曰以示至人至人以為至也若以與我皆至至也不若人有其獻至者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過鄉納以此請死也子平真諸其里使王人為之攻之而後使復其所

弊車駕馬

齊晏嬰朝乘弊車駕馬景公見之曰嘻夫子之祿寡耶何乘不任之甚也晏對曰預君之賜得以壽三歲及國交遊皆得生焉臣受木繩食弊車駕馬以奉其身於臣足矣嬰出公使召丘接遺之轎車乘馬三反不受公文悅趣名嬰至公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嬰曰君臣能百官之吏節其衣服飲食之食以先齊國之人然猶恐其侵辱而不顧其行也今轎車乘馬君乘之上臣亦乘之下民之無義後其衣食夫公從矣

廉約小心

漢竈道為人廉直小心先已奉賞賜盡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布袴布被夫人策不加祿先武以是為重典

布被蔬食

宣秉先武時為目錄校尉柱節約常布被蔬食器皆書幸其金見而嘆曰覽賚布帛惟依什物後為大司徒其所得祿俸

以收養親族其臥弱分與田地
自無餘食

布被是器

至良為大司徒司直在使養恤妻子不入官舍布被无器司徒使曉

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恢乃下拜

歎息布還之

力行清廉

孔奮守始城稱為富邑奮乃行清廉廉賈既平河東守令咸被居位

廉仁賢奉縣家息遂相狀欲千馬器物千萬以上進送數百里奮謝之而已無

委珠於地

連韓意明令特為尚書特交社太宇張然至西使去記以齊物班賜群臣意得群珠

悉以委地而下拜賜帝怪問其故

對曰臣聞孔子思獨行遠泉之水曾曰車於路母

畏四知

楊震安帝時為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日北故所舉州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王

密懷金十斤以遺震曰故人知君不知故人密曰善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

子知我知何謂無

知密謝而六

清恐人知

音謂或

許衡嘗言中過河南道有梨樹示於父之術獨危坐樹下目若或聞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人曰世於此無主也則木無主吾心彼無主乎衡家貧嘗耕於野則食粟不熟則食糠粃家而處之泰然誦論之戶聞戶外如金石財有餘即以分諸人及諸生之貧者人自所遺一毫弗吝弗受

賢其所守

鄧制宣世祖特累樞密院判官遷湖廣行省參知政事時制宣曰汝父死王事實未及逝者要東木伏誅已得遂其財豈非汝可擇其家取之制宣對曰汝父死王事實巨獲取之寧無汗乎帝賢其所守賜千金千兩

封識如故

張維祺世祖特累官至參知政事嘗生有中詔趣召之見於便殿謂曰聞卿貧甚今特賜卿銀二千五百兩鈔二千五百兩貴惟榮耳謝府出入詔加賜金二千及金酒榷率受賜封識藏於家後何合馬之責以惟榮罷職已召尋賜中令近臣伯顏聞之封識如故

無敢持一毫獻

董士選累官江浙行省右丞遷汴梁行省平章政事平生以忠義自許尤耽介自門生政事無敢持一毫獻者能平奸頑易潛然於其身每一之官必請先棄田廬為行貨故久而益貧子孫不異布衣之仕者往來縣令吏云

永膏營財產

國朝張以事上貢方好與子洪武初為翰林學士侍讀清察目字所居蕭然未嘗營財產者奉使安南嘗被而往還遇疾於道歸終詩云履身惟有默委彼重京都無陸賈金朝達令有司歸其表營營以禮

稱其有行識

劉軌洪武間為洪武同部侍郎初為中書吏持券以小車出龍江營營第旦數于而後入莊事要以虛識帝驚以奉母人武職其亡以清遠而遺其家者數年於後其後未竟還之為楚相府家事

勸其請給以事母

敬因并曰事母子婦事何煩他人足擅好事故何所與人稱其有行識云

非我私子

凌漢為監察御史劾故有德恕人漢者道詣凌漢欲厚報以金漢告曰子罪當罪律有定法非我私子故可飲金不可受特有恩得其事者以聞

無嗜好

不爲物累

呂蒙正爲相一制士家藏古鑑自言能照二百里今公事缺以水之其弟同問從容言之公笑曰吾面下過膝子大矣用然照二百里鏡其弟遂不復言問者雖謂賢者李衛公遠矣蓋事甘而不爲物累者皆賢之所難

接問不稱

有貨王帝以王文公旦夕以至文正曰如何曰甚佳今公擊之曰還見否曰擊之安得目見文正曰自負重而使見者稱好無乃步乎我接問不稱此物至還之故平生所服止於綈帶

買此何用

孫之計人嘗與一硯直三十千孫曰硯有何異而如此之價也客曰硯以石潤爲賢此石呵之則水流孫曰一日得一塊水耗直三千錢買此何用竟不食

一龜一鶴

趙清獻公初任成都僑一龜一鶴以行其再任巴界去龜一鶴止一蒼頭執事張公俗學士遂以詩云馬諸曰路行未滑龜杖長河不共來

封誌宛然

范文正公少貧悴依長山朱氏家嘗與一術者遊會術者病其貧人呼之曰范正公者
善鍊水銀為白金吾見幻不足以及付金今以付子即以真方與所成白金一斤付鍊
內文正懷中文正方許避而術者已死後十餘年文正為鍊官術者之子長
呼而告之曰汝有鍊術者之死無汝而幻者故我收之今汝成立當以取之汝出其
方并白金之付
徒宛然

過自貶約

天聖中張天師在政府國封敕特入見並欲母儀天下見其侍二婢老且癯怪其過
自貶約付以丞相同但不許市妙羊者因勸國封客市二婢或丞相問但言吾恩國
封送賈二婢奴首歸服用不書三十餘男一曰文師弟二婢拜於進門師詢其所自
國封後貴從客指旁二侍婢謂天師曰此二婢乃夫人昔之勝也今出之亦無所歸固當終
身於此耳若二婢棄去論雖得嫁少手與向去之事固不可和若令守一老翁甚之無
謂雖然太后聖慈恩恩然恩之志立可消也曰入見宣以此恩教妻遂召宅老呼二婢
之父元封之折辱并去者首飾與之伴為嫁資謂曰
若更顧於人必當送府勸罪

簡靜之樂

韓魏公在府持家有文樂二十餘輩又崔夫人亡一日益厚遣之同列多勸且留以馬
暮于數公曰所樂能幾何而常令人心勞然若吾簡靜之樂也

識者以謂
過人

盡以錢賜

王制公和利誥吳夫人馬買一妾公見之曰何物女子曰夫人令執事左右曰汝誰氏乎曰妾之夫馬軍大尉郭夫運舟夫家資盡不足又買妾以償公愀然曰夫人用錢盡曰得汝曰九十萬公呼其夫人令為夫婦如初以錢賜之司馬溫公從龐顯公辟為太原府通判尚未有子夫人為買一妾公謀不顧夫人疑有所忌也一日殺其妻僕我出汝目歸至公院中其公妻如其言公語曰夫人出汝安得至此與違之顯公知之對曰為妾其賢則公益公不好色不愛官職不殖貨物利皆同公除詣至晉縣至六七不獲已方交溫公除和誥不次善作辭令屢辭充致待制到公官庭差休祿入門任諸事取不問溫公通判太原時有給酒錢待賓客仆陳不請視若樂買田因宅猶以九郎中為戶故二公平生相善至談新法不合始背書絕交矣

絕情慾

元城先生與僕言行已出矣且曰聖初某詣歲末既到歲上北望上十系慨然自念奉父母遺休而枝葉荒忽不生還思志老先士語云此人在孝悌之地唯絕情慾可以不死是曰達觀至於今更不後作且大夫自誓不為則止耳何必用術也趙清美亦來朝石臣欲絕慾不能乃對父母之憂傷於卧床中且已繼則其下而使父母且疑案益視不亦潰乎者問潛欲歸去未即徑歸而王義之乃目誓於父母墳前且仕宦豈不好事但看行已知何事石仕宦有益於社稷生是其勝欲善一身多矣蓋先生之意歟此彭澤以而清獻比石軍

有甚工夫到此

黃梧子弟飲食玩好之類宜是一生好身外事不憚如食飲之陳醋醃酒中之文
各匠是也其事伯淳與居賓賓同現文盛猶能品題耐煩伯淳問居賓能與他
否否居賓實自家一个身不猶要能持更有甚
工夫到此出達書

不宜有所好

蘇公頌言以特簡計用章即中曰人主不宜有所好有所好則親心奸慝皆在人
矣故好征戰則孫武曰白起之徒出而民戰於干戈矣好刑名則韓非張湯之徒出而
民告於殘矣好聚斂則桑羊星之徒出而民困於倍見矣好頂從則張禹

湖廣之徒出而民散於今矣宜慎人主樂士大夫
亦宜知之夫神龍揚雄立可驚也
然然

廣志勇教卷之二十四

勇說大氣也一日建也從力而勇音用也共用謂之勇廣韻猛也增韻銳也果
勇教也又決也知死不避生顏本作勛

曰號

勇從也

曰庶

武勇

曰番

武勇

曰猛

剛勇

曰峰

峻

剛勇

曰敢

勇也

曰武

剛勇

曰憤

伐切切剛

曰裸

勇也

曰耿

剛勇

曰敢

勇也

曰敢

勇也

曰敢

勇也

曰毅

勇有決也音銳

曰悍

音患

曰忿

怒也音勇

曰慄

疾也音妙切

曰怖

音勇切

曰佻

無心切

曰倭

音勇切

曰勦

方結切

敢

曰慄

健也音亮

曰橫

音光

曰怒

武也

曰赅

音軒有

曰大

音地猛

曰勢

音救健也

曰竭

立竭切

曰倚

呼八切

曰矍

音捷

曰鉤

立結切

曰諺

楚交捷切也

要語

中庸之耻近乎勇

論語仁者必有勇又云見義不為無勇也又云

勇者不惧又云則無豈敢

孟子撫劍疾視曰我烏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敢一人

者也又云好勇聞狼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
又云彼惡當我哉又云聞大勇於夫子又云孟施舍
之養勇也

左氏盡客氣也注言非勇也又成二年高固入晉師
曰欲勇者賈予餘勇

漢書力扛鼎手搏熊羆猛獸見戾太子傳七啓批
熊碎掌拉虎摧班

南都賦攫交執猛納堅摧剛

文選力盪海而拔山

鹿山隱書握鈎伸撫梁易柱

荀子性惡篇有上勇者中勇者下勇者

光武紀見小怯大敵勇

吳都賦注

按華嶺兩人以手相按能引之也起論議也按石舉石以援擣也又中邑齊功成受賞遂責勇遂避勇也

列子力能拔千鈞之牛九牛之尾不感其弱又云弱不周山折天柱地維絕

事實

古之勇者

下莊子勇語十四孟賁之勇士詩以巧古健人秦成力拚古壯子出於西都賦

四十不動心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公孫丑曰若君是夫子過孟賁遠矣

一挫萬捷

此言點之養勇也不膚挽不目避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捷之於人朝不受於禍寬博亦不受於萬衆之君視刺萬衆之君若刺褐夫

養勇無懼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也猶勝也重敵而後進應勝而後會足畏三軍者也今直欲為少勝或能快而已矣夫三子之勇未可其實賢於然而孟舍字納也

千萬人吾往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天下不編經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如尊乃勇

漢王尊為東平相時王以王親不奉法度尊見王太傅王前說相風之特尊曰母待市故迎門王怒起入後宮後尊謂王曰尊來為相人皆中尊以尊不容朝故見使相王耳天下皆言王乃親以負貴女能勇和尊乃王勇耳王色變意欲格殺之即好謂曰願觀相已佩刀乎王復頓頭侍即曰前引佩刀視王王情得大為尊屈也

奏妓數金骨

高閭道有天師任顯思嘗出之乃聖王曰豈知其間骨裂可解免少其顯閭道奏妓進侍下則顯思為記

石敢當

五代漢高祖劉知遠為晉陽祖押衙王從珂唐開帝出恭晉祖自頭州朔京許還開帝於衙州知遠道勇士石敢當由鐵鞭侍晉祖與開帝議事左右欲兵害知遠獲晉祖入室石敢當格鬬死而知遠以兵刃從唐帝左右留

射日斷蛇

堯特后羿十日繼大羿殺竇尤窮射之羿射可斷蛇禽則殄於河伯略出淮南子

手裂虎兒

惡來有力手裂虎兒出秦記

夸娥負山 夸娥氏有神力二子負二山一厓荆東一厓雍南

一挑殺勇士三

齊景公當勇士公孫接田開疆古治子事景公以勇博乳虎聞晏子而趨三子者不起晏之見公請去之公乃使人說之二挑介子計功而食公孫接曰汝一搏得獨在再搏乳虎若獲之功可以食桃而母與人同矣獲桃而起田開疆曰吾狀去耶三軍若聞疆之功可以食桃而與與人同矣獲桃而起古治子曰居清於河言養卿左驂以入砥柱之一深是時也治必不能避潛行逆浪日承順行九里得盡而致之左據為尾右據為頭董躍而上人皆曰河治也治子視之則大養之首也若治之功可以食桃而母與人同矣二子取功不能進而自殺古治子亦殺晏子春秋

豈臂能勇

投石技擊

漢書延壽為明於投石技擊地於倫等會起於林園亭後注投石以石投人也按延壽人進主相北地地以為重無技擊之也

空手搏熊

廣陵王嘗有勇力嘗於文帝太息思賢臣別國學務能往遂能空手搏之莫不絕服是西京雜記

負薪絕力

武行太原偷次人負七八人餘絕有等力以負薪自給里人謂為一谷桑音祖因出履行方入賊黨新見其魁所負之薪今在右故人不勝其壯其力

西縣下故元節
附出錄記

三十將兵

唐李太公勳奏言我十三時為老嫗賊人即捉十四時雖為盜賊有所不恆者設之十七時為賊賊上陣殺入三十頃天下夫時用兵以賊人凡也

勇敢說即走聞鍾技之而戰者又勇怯不知竟至於如此然聞問之小民爭聞戰矣卒無之間以死至於後人當其危已其色雖然其技然天下之勇夫無以過之其退而思其身顧其長三求始不惘然悔此不勇者也每之所求則奮其性而

魯其欲在之焉月矣者則然於然於未悔之間其不善者溫其惻然於然
之心而問其自快之意則是我而自快之故曰致勇
有所至勇莫先乎德

儉

說文約也從人倉聲語注云者從儉謂之儉

要語

禮記儉德之恭

易君子以儉德避難又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詩儉下中禮

論語禮與其奢也寧儉又曰儉則固

左傳昭其儉也

老子曰三寶二曰儉

○ 廣志卷之二十五

事實

茅茨不剪

唐亮居帝位唐王以白繒茅茨不剪扶輪不斷素題不耕大路不直
趙席不祿羹不和茶盞不設茶薑之類飯於土瓦飲於土銅金銀味
玉不飾錦綵文綺不履香怪異物不視地好之品不寶溫涼之樂不
聽宮垣屋不塗色布不掩形虎未禁與衣履不儼不更以私器不更增之時

菲飲食惡衣服

夏禹菲飲食而致乎鬼神惡衣服而致英乎散冕卑宮室而尽力乎溝洫孔曰
昔之曰禹吾無間然矣

卑服周文王卑服即康功由功

躬行節儉

漢文帝在位躬行節儉身衣木衣之祿所中頃夫人衣不曳地惟無大所以示教於
天下見治霸後皆效焉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山不起陵終身節儉之德如一焉

大弘儉約

晉武帝大弘儉約去府庫珠玉玩好之物頒賜五公諸郡國卿調樂禁鷹犬
戲之徒雖文為畧之具有司盡棄衡平書除引所以書前代之

簡儉冲素

元帝性簡冲素有司太極殿廣室施辟帳帝曰漢文禁上書早農為惟朕

清簡寡慾

南宋武帝清簡寡慾未嘗有私至于馬犬餅酒麋鹿仇以絲竹之音平川嘗賦
曉曉然之甚處神神此往以晚晚治金創令倚神付諸時常皆在外府內無
私備內外奉
禁矣不野儉

罪高方錦繡

魏高祖詔罪高方錦繡綾羅之土四民欲造在之禁禁其所府衣服金銀珠
玉綾羅錦綉大官雜器人僕東具內府車士失出共大半以贖百官及家師
士廣建六鎮庶士
各有差

性清儉

武帝性清儉事素服御飲膳取吟而已不好珍膳不食三味所幸賜儉
音人不服無異絲

黃金與土同價

南齊高祖性清儉後宮器物賜以銅為飾者改用鐵內殿施黃紗帳宮木為
紫皮衣履每曰使朕治天下十斗當使黃金與土同價

身未布袒

後成武王身未布袒夜有火無金匱之命諸宮故畢終右甘肅殿之馬工堅數一尺不短據供其喉又到成續畢組一官果斷後官預御十八方顯陛下自持不息

務存節儉

而文帝居處屢玩弄存節儉上下之同並仁厚之間大大不衣綾綺無金珠之飾常服平多布帛裝帶並以綳絛骨扇而已

惜十家之產

唐太宗貞觀二年八月乙卯奏曰作禮衣長九月可以商量謝令陰暑未退以露方始宮中平溫清一同以居帝曰朕有疾病宜宜下溫若逆來諸卿備良多昔漢文帝時起露臺而惜十家之產朕能不遵漢文而所費過之並為民父母之道也因請十二竟不許

在於朴素

肅宗時韓回因問來祥有碑刻文辭曰山岳畏人執之在村素直貴文辭十乃令撤之

常思逆朴之風

德宗即位詔罷禁國使今伶官之元食者三百餘人曾者數人帝大驚見其使李泌奏觀州盧氏縣山石述古思舉諸凡有餘舉人開其無

器既不與時奇常思常升之風用明勝儉之德止榮辱之憂平其心
惟不樂之

深思修靡

文宗銳志求理每與宰相議政深思修靡每下詔勅皆以敦本崇儉為先歷有
上行下效之語元夕於成素殿現灯三宮反諸宮主生赴宴市方以市方以野
儉先服成有制度延安公主衣裾寬大即遣歸朝為都尉實將得罪相牽西月
賜錢深思修靡

性尚儉素

臣宗性尚儉素先居宮中無所行幸即以龍筋鬚金將之於地是見
帝嘗不許時人方之漢文帝

緣用青布

宋太祖性節儉宮中坐褥簾幕川布常服之衣漸酒至府用國親長公主福壽
等時咸勿復用又敕之曰汝生長富貴當念惜福見孟和曹某兩器時而時之
曰汝以七曾備凡尚以何器貯物所為如是不足何待皇尊以飾華禮入宮帝
曰主家服此宮闈成里必相改京師軍羽侍高小民建利後生從廣道崇止之
人謂之曰則以田海之富宮能悉以金玉為飾力亦可辦但念為天下守財耳
主膳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

存於禮文

自宗時太宗祥符間詔陳象與侯休存於私文者如舊自官禁中外違奉卿等
以銜金文飾為飾入朝皇親巨族弟兄糾以五采及用懸紫楊聯詩字為假是者並禁之

禁民間織錦刺繡

仁宗景祐元年五月禁民間織錦刺繡馬服錦西川歲歲時上供亦罷之

詔省浮費

寶元二年六月詔省浮費自來典服祥使官掖所須宜從簡約若使兵保賜樂行歲減

器服簡質

至和二年春帝不豫兩府大臣曰王寢間問安見上器物簡質用漆漆壁畫孟子素冠蓋是御榻上余得皆黃絕也已故惜宮人遷取新金羅瓦上亦黃絕也然外人無知者惟兩府侍疾因見之耳

焚翠羽

高宗紹興三十七年詔焚交趾所貢翠羽于通衢仍焚宮人服用銷毀金翠羽皆不許用

務尊法制

寧宗嘉泰元年以風俗侈靡命官民各遵格遵法制內出鎮金銀羽服之通都梁氏無敢服用

不惠傷民

太宗謂宮中陳地謂之曰此非可起事諸臺榭為遊觀之所今但令因史籍
盛賦不思民之財勞民之力耳昔高祖時崇飾宮室不恤人民天下怨之身死
國亡漢文帝欲作露台而惜百金之費當時民安國富大奢儉不同治亂
懸則爾等

宮室朴素

太祖皇帝謂廷臣曰唐虞之特宮室朴素後世方極侈麗習尚華美去百
遠矣朕今所但求安固不事華麗凡雕飾奇巧一切不用惟朴素堅壯可
傳永九子孫守矣

怒拔園葵

晉公儀子見織帛怒而土具妻於舍而茹晨慍而拔其葵曰吾已
食祿人奉司天枉矣判子

一錢不貸

王符傳寧見巧貨千萬而不用忍貨人一錢情知積累朽舍而不忍貨人一
斗骨肉忍建於家鮑人誇古韻於道

燭下散

司徒王戎儉吝其從與路與一車衣後更責之憤戎既責且富臣宅禮政
者冰車之馬浴下無此與路散字每與夫人燭下散尋其計家實

食有三九

度米之清貧令恒有生涯論生生涯難米任助戲之曰誰謂度即
貧食會有三九體言三九也

一食二九

李守家富而食常無肉止有且茹生薑李元祐曰李令公一食十八種酒二且一十八也出世說

自繫衆

吏部侍郎張元家貨以萬計而性吝雖妻亦不之安常自繫衆論於未下行和環珮出周太祖記

數未秤炭

帝莊性慳數未而双秤炭而費

舊青幃

朱公初為拒客直學士賞賜金帛甚厚孔母泣曰太夫人不幸時家貧未

一題作金帛遂不可得宜知今日富貴我公之恤天尺數金帛終身不富財盡雖主人行相所得俸祿惟各施與公外者內恤无声色之好寢處一青幃二十余年時有破壞益命備葺或以公孫弘事謝之奏各曰僕作我誠雖敢何憂且不足慮之久而以故筆也新者地之

無地起棲基

唐士綽對贈危朱公詩曰有官居為無地起棲基及上即位北使至賜京兩府領生北使歷視座中間向譯者曰雖是無起棲基相公坐中無各下僕譯者曰謂曰朝廷初即位南方頂大臣鎮撫朱公暫無南夏非久即還出政要

一筵一飯

王歐公訂食於家惟設一飯或疑其儉曰果本一盾大名位者福也

食不過米

已服司官司家皆有一旦去身瘦焉指大何以自奉

東坡在黃州嘗言云自今日已往早晚飲食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饌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君親者損以此告之主人不從而過是乃止曰安分以奉福二日寬胃以養氣三日省費以養財

賈與事稱

范文正公仲淹常自告曰吾每夜就寢為計一日飲食奉養之費及吉所為之事若相稱則新睡就寢無復他取苟或不然夜不能安

賈亦尚儉

張文節公為相日奉知何陽字時記時所親或規之曰今公受俸若此雖日奉清酌外人頗有公探布衣之號公誤曰吾今日之奉舉雖家衣布帛歸王食何患不能忍人常指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奉豈能常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為奢已久不能損儉必至失所定若吾居位天位身存身亡知一日乎

既賈而儉

王荆公與孫中同榜中子寧一日往許許公相留云樂飯了去訪子弟云已留孫寧吃飯安排候頭後為風候也食後令中送致細簡飯間有書是使令簡下此語遂遣

賈不忘貧

范文正公既賈嘗以奉家人且戒諸弟子曰吾貧時子汝亡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耳肯未嘗克也今兩得厚祿欲以養親不在矣汝母亦以養世吾之所最恨者見今若輩享富貴之事也

士敏遺事

聽事客馬

李靖公此為相治者才於封立門內聽事自使客族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君才
富得子孫此為宰相聽事誠為太促奉禮聽事已竟矣又談兒云所居雖老聽
事尤重門其偏不已其類垣墉壁北不以屑慮堂南栗樹墉東或守舍者力不
足以試沈朗夕見之經月終不言要以語沈：笑謂其子曰雖豈可以此動吾一念
哉家人勸汝居弟永香恭報同語沈及之沈曰身食厚祿時有機遇計策豈
亦以可弟但念內典以此世界為缺陷安得圓滿如意自來梅是今亦新宅項一
年結完人生朝暮不可係人豈能久居果林一枝那計自足耳
安事置立虛哉

冲澹寡欲

王丈正公冲淡寡欲本身修持每見家人服飾似過即誚曰曰臨門素
風至於此處亦成損故家人或有一衣稍華兄於車牛馬之不暇公見焉

深自抑損

王文康公方嚴簡重有大臣体者常言人臣患不節儉今若弟多端
附服玩者侈慢去無數宜有程制及貴顯身自抑損齊居雖食油知之

貧儉如此

釋忠憲公德平未時與李康靖公同遊止同殯窆一日分途遂別而分之至汝州
太守趙學士請康靖為門客允敬侍韓公每公至即令設席肉康靖嘗有蘭衣
又思懸百錢于壁上用尽則已
具貧儉如此

常席為棚

韓忠憲公德為河北運轉使王太夫人至王夫人至王夫人至王夫人至王夫人至
角公來隨轉轉王丈王已貴忠憲公大將路使者王丈夫人至王夫人至王夫人至

唐文正公爲吏部員外郎土宇時有三輝及官大屋二府以至於堯元二年
不增一人亦未嘗易也

堯文正公之子純仁娶婦將歸或謂婦以羣鳥帗覆者公聞之不悅曰
羣鳥宜得覆之物助吾家者清德安得吾家法故將至吾家當大笑於庭

唯儉可以助廉

見文正公親族間有子弟請於公曰且德可以取廉慈可以成德其人宜於主臨終身
風服公平生日奉養無重肉不釋菰米粗飯每退自公易衣短褐率以為常自為
至老小官至建
官始終如一也

布余

是太史祖尚作布余銘云漢國大正公所服之布余諱書百有十字曰景仁忠者端明
殿學士兄蜀公所賜也曰先天銘者石俱公射尚平公所作之元豐公在洛蜀公自許往訪
之贈以是余先是高平公作布余銘以戒學者公處其文儀而取讀言於余之首
及獲疾來府治命燈以導衣而覆以是余公於物疾無所好惟於德義若利欲其清也
而澄之不已其且如此夫而端之不止改其居處必有此作事必有礼其波服如陋巷之士
一室蕭然苗古宜凡終日靜坐泊和之入不以月不為容貌純小性則純勝而覺乃
起讀書云云祖尚序其本末輝復世師公之德云先天又舉布衣銘曰譽聲之耳錦布之
誼名嚴之赤德義之尊家之礼易事之常安絳羅之香青梁之吟懷寵之盛利欽之
譽若唯其得福辱族譽取易捨推忠克己誠安至愚且知士寧不然類雜華食高世
紳環封居望台死馬姓夫君子以檢為德小人以侈為榮然則斯余之德其可過諸

由奢入儉難

蘇公即為其目本公如所傷字記時所說或現之曰公今更修不少而自奉若此公雖為本清約外人可有公卿之誠公宜大德

某公嘆曰吾今日之修雖舉家永錫王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

日儉入者易

奉養至儉薄

蘇公頃早生未嘗問家人有無脫際舍所侍侍隨即設用其自奉養至儉薄每食不過一物肉始烹之日吊哭者近其寢堂見其居處服用無不數巧皆望以為寒素若無真為

大文夫矣

約儉為法

陳公惠公若魯以儉約為法雖以有常使其子弟親執政事曰孔子曰多能鄙事

臨牛口口數十言自此其基

固窮苦學

石介為舉子時寓學於南都其目苦學世無比者王侍訂清此間其約約目會客以簋餐遺之石則曰年脫者亦介之類也但日簋之則曰若士得一簋則明何以斷乎朝身青紫暮履粗布人之常情也今所以教者

賄便以食還王若重之在凡雜記

簡檢如此

樂無極時其美公為官所居而食無凡案以時得養上至古而
五之為志不能具履之其安其簡儉如此

酒沽於市

溫公曰先公為郡牧列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
酒洽於市果止梨栗棗柿肴止脂醢果羹用竟漆當時士大夫皆
無人不相非也食飲而禮節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皆無別酒非市
沽果非遠方則果食非多品器皿非酒案不設客有常飲日管樂無復
散發音可或不如人乎非之以為節豈故不隨俗乎今美靡者然其
嗟乎風俗頹敗如是 若位者雖不能禁助之手

儉而守廉

韋元衡儉說云與其會集以相尋不若儉而守廉于請以紀義不若儉而
全節優尊以聚地不若儉而養福收非而遠欲不若儉而安性

自奉簡約

古人曰奉簡約有非後人所能從如飲食高下園日有制度諸侯無政不
殺牛大夫無政不殺羊士無政不殺犬豕此猶是極盛時制度也大抵古
人得食因者至少如食肉者主少如食肉之標水皆與為肉食者諱之肉
食者無是比言者方得食也莊子九方幾相子牙之子則而繫之於鼻
適當梁公微無身食肉而然班超者虎頭燕頤食肉相也以此知古人以
食肉為貴食肉為難得此之使人儉制其以出令其難忘

適口斯善

適口曰善之人不以耳視耳食者鮮矣聞者曰行謂也適口曰本居所以為善現也稱休斯美矣世人舍其所指聞人所向而慕之豈非以耳視者乎飲食所以為味也適口斯善美世人取果餌而動任之未緣之以為益害之說豈非以口食者乎

淡薄方好

人謂是一知世味方淡薄好不要有富貴相同恭叔才高識明和事亦甚好但采口緣累太重把得份定長進在昔聞明通先生一見品性便仲便曰宰相呂美仲酒做只是這漢信謂上蔡云為他看底相態便是便居處王介甫在政事堂只吃魚羹飯因屬兩人不行下飯便云云世間何處無魚羹飯為他緣累輕便去住自在孟子謂聖為數飯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哉得希為也季有且先除去此等當激昂便不則坐望嘗愛孔明當漢末自官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按來酒底劉先主之聘事劉山河三分天下身都將相子種重兵如何未不得何故不逐却與使主賊都有東八百株薄田一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長足才居死之日不使家中有餘粟府有餘財以負陛下天下事果如其言如此輩人豈可求大文大矣

未嘗無官燭

節惠花雖在者天下雖高師不能違相傳云是范某公燭法神聖知
用而生火平百香不點油灯无好吏更制飲難獲室香無烟道且更
官去使人至官舍見廟門通燭流在地往一風堆社和公為人清儉
在官未嘗無官燭油灯一柱受無欲或與客相對清談而已二公皆為
在臣而者儉不同如此然初公壽考終言棄公慨有南遊之禍遂歿不
天雖其不
幸亦可以戒也

性儉約

真宗臨御歲久中外無虞與群臣燕語或勸以嘉奴自樂王之正公性
儉初無姬侍其家以二直有官治錢上使內東門司中二人者青服
為相公自是始哀數歲而捐館舍初沈倫家破其子孫得錄器皆錢
之羞公自是始哀數歲而捐館舍初沈倫家破其子孫得錄器皆錢
唐氏民皆以通中朝將相者化蓋大官之類非家人所有直者官與沈
氏談止以銀易之其白於公初愛曰吾吾亦要用此其後姬妾既具
乃呼二人問音沈氏
什器尚在可未否二人謝曰向私以銀易之
今見在也公喜用之如素有聲色之彩人
如此出李端明辨德是

此天地之氣也曰仁此屬陽為健為智為陰為順問其間孰無有定
小者致意焉自是為陰而不加智曰智便是氣無更足致致
如得是得非皆得便是無作用不仁義此二者有作有止只
是得丁便交付與他處志歸趨三部他那爾便欲得快曰人只是
此有義此智此德此心即春夏秋冬諸為情只是此四德心之發出
來曰仁義此智便是元亨利貞在剛不情發生得到是無感得長秋冬
至無可收發曰剛仁是天地一生氣此義智入於其中則無相在是生
氣故為全體曰無間情致之氣此義智便是仁氣曰不是一物人是然不
然合而為一氣曰剛仁是義此智德便是義此好謙是非元亨利貞
本在下故外以五行言之而如木是仁金是智火是禮土是生氣有生
氣而後物可得而生右而生金則火金水皆無自能生矣故木也此三者
仁義此和性也性無所形可以操索只是有理耳性情可見得而惻
羞慈辭謝是非羞也致在字當性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夫豈惟無
窮惟情可見觀其發處既善則和為其不善也夫曰或問論語言仁處
曰理唯見其易見也既長工而便見知者元亨利貞是也元亨利貞也見
且有今夏秋今時春是溫涼之氣仁便是這般氣象春夏秋冬雖不同皆
是陽春主育之氣也乎其中說論言則一事而言則四者明通謂義此
智此仁也若見此則聖人言仁更說就仁上說說就事上說皆足這一
個道理理正故云兩體字是明通之心曰仁便是惻隱之愛人曰若時得
此道理便見得己便此和致之去此是溫和中和之氣此主生之氣乃天地生物之
心其發人所不能止者只是心中未有一氣象主生之云云仁者有兩般有
作有底有自然有未仁之主使自然如此下待作為和就父子數其數

臣等具奏後，他日會知此等時氣，又一日中親在臣自會義札自會
任他便活法，這便是人主子紀見統于入時皆有於憐恤之心
最親知人心自是會如此不違內交要事方知大凡人心中有仁義
之智無非只是一物發見出來自然成四端如破絮相以破開成四片
如東對着西便有南北相對仁對着義便有禮智相對以一處相之便
有寒暑以氣言之便有春夏秋冬以至行言之便有金木水火土且如
陰陽之間必有次第天裏便有風使然頭足早做百春溫潤次到熱日
地大然後不成便寒涼是其故而秋涼漸次到寒田地所以仁義札智
自成四派各有界限何嘗休了都是主意在裏面仁流行到義處便有
義義札智處便成人皆見如萬物扶廣如乾種扶仁去仁之類雖看便
生不是死的所生者之日午見得都是主意如今之生物夏是生物之
盛秋是生意漸收斂冬是生意收藏又曰春夏行盡去秋冬退後去
正如人所長呼出時候吸入時候冷曰問人是生底意義札智則如何
何吳知是一元之氣發出生命是生到底夏時長了只是這底到底未
成遂了這是這底到底未藏了只是這底仁義札智到底一個是一
個洋消者只是是一個日間先生以為一分為二分為四分一分為八又
如分將士程子說為半只有一個仁義札智四者而已只分到四位位
何也曰先生亦只分到五行位若要細分別如易棟分曰存統仁義
便是陰陽若統四端便是四時譬如四時若分四端八字便是一個仁
一個是義一個是禮一個是智連四個便是個種子惻隱羞惡恭敬是
非便是吳魏子所生底苗曰問以後言仁是仁之體以覺言仁是仁之用
程子云仁道微名為公近之不可便以公為仁畢竟仁之全體如何

觀見已獲札天下歸仁孟子所謂易物當階於我我仁之體吾曰竟決
不可以言仁雖是以知仁自為之子愛分明是仁之邊曰惻隱是仁情
之初處要訣仁詞是萬札其只有個宜在意思其有個謀仁底意思其
札有個別曰底意思是有個愛仁底意思其是仁理公是天理公是
伊川謂極公近之又恐仁智有別即日下使以公為仁萬物皆備則
仁無仁之得者却不然日間元亨利貞有次第仁義札智性皆因發而
底則無次第曰發性無次第主時有次第曰仁義札智性之大月皆
而而直可公也曰問仁得之最先蓋信仁其義札智曰元有生埋
二者由此推之

孟子曰言札者仁之其義札智發其之發最止以仁之道言之近學
者多議論通性者多則曰仁字專言之則理無而難在必以仁義
四者無舉而立觀則其意未情狀互相形此乃為易見仁義札智
且於生而其性澤中其得而見至於所觸物而和無後其惻隱羞惡
是非之用而仁義札智之端如此形乃為所觸性而從大為陽氣發
者此也但此也四者同在一處之中而仁乃生於物之主欲雖但似者
一而四者不能以乃此為傳所以有倫言則一事傳言則包四者之
固非獨以仁為性之統體而謂一者必以發而後見也大概仁義札
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四端也心則統乎性情者也以此觀智之則
處分辦而不害其同以統貫通而不言其別無乎其得之矣日人之為人
執不具性若無是四端則亦非人之道矣無非而論之其則曰有四端然
其位各異不容相奪而其性則同焉相涵合而言之則五可具也故言
其未發則人之性立時義札智即日而存焉而其既則惻隱之心形而其

是意神遊是神之中是意神遊是神之中是意神遊是神之中

論禮之所發有四曰敬曰謹曰讓曰讓

敬

正衣冠分敬也事尊卑序尊卑敬也事敬內則稱思慮士如故斯事作定精神

謹

不亂後目故不軒然自得言不發事不出位而思不怨天不尤人不居下位上

讓

讓者名卑很多取少意以下人善則稱人

讓

有若無實若是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以寡

敬既文肅也從之苟會與節恭也慎也

曰莊

恭也

曰恭

敬也

曰祗

音脂

曰斂

音初

曰宿

敬也

曰備

敬也

曰謹

敬也

曰虔

敬也

曰呈

敬也

曰誠

敬也

曰就

敬也

曰矜

敬也

曰欽

敬也

曰竦

敬也

曰敏

敬也

曰款

敬也

曰懇

音根

曰攷

音改

曰訖

音脫

曰穆

敬也

曰齊

音齊

曰逝

音逝

曰恪

敬也

曰惕

敬也

曰業

敬也

曰洞屬

事也

曰鉢貌

如也

曰慙

敬也

曰繆

敬也

曰肅

敬也

要語

程子曰發於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

朱子曰

齊因言恭敬二字如中信或云敬主於中者也恭發於外者也曰凡言發於中者較人且必克情盡善而後發於外則發於中者無主中者都是本不可不知
恭三容敬主事有事有心敬不考其心而為之是敬恭而外敬主於中自然身而後則恭較等自行事而言則敬為加
相學則不敬之知或得則不如恭之安敬事主事無專言則又如修己敬是五內已備言是主事言是貌上說
問恭敬二字恭在行工大猶淺敬在月工夫大門細審曰二字不可以深淺論恭敬猶忠信兩字明恭知是敬之發見日本順貌在上若論那在處恭反大於貌若不足裏而精整無恭發出來做得恭
問恭敬二字語蓋之言多矣如敬而無夫與人貌而有以吾恭執事敬言曰而今敬一件事相宜雖於不謂之恭陳善問却謂之敬伊川先

事實

君子哉若人

即謂魯哀公問孔子此孔子見而贊曰君子也何得稱君子哉曰自吾之事未有所仁而所稱者三姑謂之今處而仁之足與乎且至明所稱者一也本稱雖小聖之得又親戚及以親戚至親所得二也公事雖小親和而足所以明又至親所得三也孔子謂此曰君子哉若人君子哉若人言無君子者世為故語

不徑不實

謂季氏為世所服人從之仲而謂有節之也季氏之從仲則謂者守門焉謂季氏曰君子不踰也曰彼有言季子曰君子不違之曰於此有室季氏乃人馬既而逃

非禮不行

漢書何封景帝時為博士是為上卿一曰不許季士皆師事之後相上郡郡居兩河兩河事雖王正身心亦不飲人說飲事散令其子弟皆而治久去此路告然不明其終季言為事

不事權貴

既經祖室帝時為令子人傳其直不事權貴或由說天時不使人事名以不修小意曲謹云貴人主不之知經謂其不主事而稍少自勉張彭祖曰凡通經河因也於行先生之為何可矣而度學焉亦不主事乎遂以入傳官經

為善最樂

東漢王君明每語明其妻及子最樂三對云為善最樂市曰其妻大稱是
腰腰善美其妻最樂市云云云云云

矜嚴好禮

張湛矜嚴行禮於上有則居處必自飲整雖過妻子若嚴君為父在鄉
黨詳言正色三輔為以義表初為左馬尉政化行後告歸平陵望手門而步主簿
進曰明府位尊任重不宜目輕湛曰此下公門式路為花子於卿家恂恂如也
父母之恩所宜進元何謂輕哉

少峻名節

許都少峻名節為部功曹太守徐舉其教之府中聞少為吏莫不改操
行同部表紹公琰舉佐之推舉之韓卓徒甚盛將入郡界乃誅違實客去與服
豈可使許子將目遂以單車歸家

不敢踰

晉周侃鎮武昌族浩為其為吏每段酒有足限嘗數有餘而限已竭動輒
少進侃懷懷良久曰年少嘗有酒食之親約故不敢踰

知名當世

字杜衍號汝志之名當世多士出其門者或見賓客必問時事間有善者若已出至有所不可憂見其至或夜不能寐如任其責者凡衍所以之終身者有能獲其以君子以為人所佳而衍自謂不足以此名後世適成子孫無得記述也

長原清脩

趙林長原清脩人不見其長原惟王王不居其業不畜其後家之弟之女十數他孤女二十餘人施施則子其長原一語數曰此為事人交之長原露香以告子天不吉者則下教為也

儼然正色

張敬初坐進士第與趙衍中衍為書其儼然正色雖喜愠不見於容然與人居最重之長原規其曰夫為人不足樂道人之善而不及其惡樂道已之德而不事其德之言其情乃以能病入其知不以物事志常為鳴而起任其行每若下及者天各門而若有事有違差必與人曰我知之矣公等祭之後此不後為

不以聲色加人

范純仁為宰相平陽府官不以聲色加之人謂之所在則毅然不少屈自為布衣至宰相猶儼然如以初任奉朝郎也以其在朝後位子也多先疎族族之

日初二日三時後未至三時分言言生時無一息之氣也
同傳文親睦示其未至三時分言言生時無一息之氣也

厚德長者

趙東靖公蔡原德衣白布青言人強壯壯常置黃黑二豆於几案間自旦飯之毋
與一善念則投一黃豆一惡念則投一黑豆善法視之初黑豆多於黃豆漸又反之
既而事起而平二心下與遂微是無可數人強壯為善亦若在湯火之間每日
故隨此與趙清秋公欠夜言日造吉其所行之事於上帝同也

夜必衣冠露香

趙清秋公平日所為事反心整衣冠露香九祥乎告于天應不可告者則
不敢也夜言

未嘗有不可對人言

此無外言司馬通公有言吾無違者但平生所未嘗
有不可對人者

必求所以稱之者

范文正曰吾過夜就寐即自計一日食飯奉養之費及所為之事果
然相稱則則算無餘或不然則終夕不能明日所求以稱之者

不善加己直為受之

呂正獻公平生未嘗較曲直聞誘未嘗辨也少時言于座者曰不善加己直
受之蓋其初自無怨望如此至中守言東漢廷尉樊豐字子豐亦言

曰怪且遠物也

曰與心也

曰惑也

曰意也

曰謹也

要語

禮記庸行之謹

易機事不密則害身

事實

醇謹

法正慶附謹而已

細事謹

即食其於大事各細事謹人慶據曰細不謹

內堅密

紀王忠靖外謹而內堅密

性周謹

亦並大性周謹字種德特能紀實

畏謹

皇者無遠慮矣謹云小者說詩十篇猶慎不嘗

小謹

杜本不為嚴小謹

執慎將軍

荀未改法上時教是教則使以爲執慎將軍致令以官重自驚也

自慎慎

各語思進日養生必先慎慎以長爲本

痛檢其偏

張子善註曰古人點視方寸執偏執正偏居今之正處行之心在於正而情或偏偏則痛檢其偏而不取則正理深恐所見雖正執去其於行

也必無乃矣今人事古者雖無善惡未可知無使其為善必於其為惡也亦必力若大於日說者為善為惡多見其不然耳

默然終日

王丈正公曰一舉人寡言天其議論雖多而能以理至人默然終日莫能窺其際及泰事上前即直同公徐言以善

謹默

明公宿為人守倫說默則利外和強居天語謂諱而相也故得不重與入言必思而後發其言宜陽事體重不意適而不為其止而其趣更於仁厚

慷慨危懼

其時初之九年則時雖成而時自是更至於危懼者為方有曰誰服未而復天子上下慷慨危懼者皆謂於深淵太戊時危有解衆致共至於朝之英傑太戊有英剛伊陟曰在閭暇不務德君之政其有間暇者其修德太戊時見主之政明泰考之太早謂是問疾而求三日而喪殆死

脩政行德

武丁祭湯之明日有雉鳴于鼎耳武丁惧曰王勿憂先脩政事吉武丁于王曰唯天盍下民與厥義降于我有不承非天大民民中絕命武丁脩政行德天下咸服殷道復興矣

中夜以興

唐詩王勃位以傳述者中夜以興也

作柳戒

列國衛武公年八十五猶或微聞曰日卿一下至于師長士公在朝者
母謂史克毛氏吾我必公怪於朝夕交或我於是作柳戒終日誦讀列
於其側以自儆政天也語之齊靈公也

深自引咎

漢明帝永平八年四月食詔科有司任言無忌於是任者皆工封事
各言得失帝覽言深自引咎曰朕所嘗聞之過人竟不能理更
不能禁而咎司人力雖增言字亦入無罪吾恐過差永竟前戒錄無
恨洗恐薄德久而故忘耳

尤須兢慎

唐太宗貞觀五年詔侍臣曰治國與養病無異也病人寬愈你須將護
治者有嫻犯必致殞命治國亦然天下稍安尤須兢慎若便驕逸必至
衰敗今天下安危繫於朕身故曰慎一日謹休勿休

遇灾知懼

宋太宗遇火知懼過果龍橋是以民窮而怨兵臣而危載也

蓋不能養性

高子嘗言服觀古之人君有嗜殺人者蓋不能養性故多怨果大率如是也

未嘗不寒心

考宗道曰詔誦官屬聽事曰臣見聖賢論事未嘗不寒心恐有意服德

曷若致謹於其初

太守謂徐是等曰人之行事用致善者一時和處有本用及即行之心思之有本及若處以之已無及與矣其進退於洗性焉台致謹於其初大抵更應世致則致明久思忠難明焉周道日比明法更難焉有得其間有未及者皆公臣無正論父焉史致無器上下之問各得其便焉有不善則後子之是而致事之善哉

豈可頃刻而忘儆戒

太宗嘗曰安人莫如臣臣臣時論之曰朕本布衣有天下嘗有天命言初即位所在親行王民惶惶不置朝夕朕有其所為天道無常不然既而果得時變江蘇安太平深思愛民天下有道自是十有餘年致獲其雅征伐四方輯無所歸既之切事居天位念天下之廣生民之衆萬歲

方說以中民爲下安民受恩上心也又曰或說其自位者曰方未定
方頃聖意今日也一宜也於其受
上曰先帝聖人度無虞之世而得是則德匪吾厚治非應然天下之民
方悅則其得無憂乎大者天下者當以天下爲憂處一國者當以一
國爲憂處家者當以一家爲憂其一身與天下國家言之身小也所行
不謹或至禍敗所憂不謹或至疾疫況天下國家之重豈可頃刻而忘
微哉

下拜登受

列國齊桓公會諸侯于葵丘周襄王使宰孔賜桓公昨曰天下有事于
文武使孔賜伯勞勞老至老加勞賜一級無不拜對曰天威不遠顔起
凡小白載皆天子之命無不拜恐指起以下于道天子美哉不下拜進
下拜登受

孔子謹禮

魯孔子在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居在顯路
如也與與如也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客立不中門行不履闕過位也
如也足躐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推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
出降一等還顏色始如也及階趨翼如也履其位踞蹻如也執圭鞠躬
如也如不勝上如攝下如授初如戢色足端端如有所情

敬事於上

衛通伯至為大天靈公與大天夜生間車聲解至闕而止通闕復有戶公問夫人曰知此為誰夫人曰通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此下公門或路焉所以知故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為君親信節不為其、循行通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治教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指陳者足以及之公使人視之果伯玉也

見路馬必式

漢石齊景帝時為諸侯田郎之子家以家時朝是公則闕以下車起見路馬必式馬時者賜食於家以爵有伯侯而食於在前時齊家以孝謹相平郡國雖并乘諸郎於行皆自以為不久也

如不能言

石建為郎中令事有言辭人惡言建力志建見如不能言者莫以建建之建言言事不建建之曰謂古馬者與尾止今乃曰下及一復建死矣其為建建他安知此

小心謹慎

霍光武帝時為奉車都尉光保大夫出則奉車入則左右出入禁闕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出入下殿門進止有常處即候制

爲法之不一其法不一也

謹慎周密

張安世宣帝時爲太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安世職典樞機以謹慎周密自著外內無所不聞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閣有詔令乃爲銀之及至相府則馬自朝廷使吏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爲其人未嘗安世大恨以爲舉賢達能其有私謝邪絕弗與通有詔知高不謂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賢主所知人臣執事何嘗敢而自休乎不許已而即果矣

石見爲郎中令事有可言與人忘言極且志遠見如不能言者是以帝遣之見言者未事不見諱之曰謂言者與凡五今今四不足一遺謬死矣其爲謹慎雖他皆亦如此

守法度脩故事

凡先明帝時爲兄孫卿侯爵爲尚書給事中知政凡果權幾十餘年守法度脩故事上有所問輒經法以心所安而對不阿之敬合時有所言輒制草爲以獻主之過以奸爲忠其人臣大罪也有所爲幸唯恐其人之聞知歸來時惟與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兄誼安肯中樞管何本也兄嘿不應更答他語與其不泄如此

極言正義

隆慶元年夏之前母兄也光武建武元年一征伐軍功增封張叩頭曰
天初定將帥有功者集臣托爲推遷仍加爵也不可以示天下帝其
之極星立爲皇太子以識職金五體尋東宮帝母迎郡國議帝留鎮守
京師要以禁兵入極言正義是與賓客與未嘗以守京師妻以禁兵
同事帝重之信執以初或言武欲偏尤

處身清苦

晉劉超之帝時累官洛中書舍人于時天下擾亂征討既起超自職在
近宮而書過與舍人互相類及起不與人交書時出休閑門不通客賓
由是漸得親密如以處身清苦衣不重帛家無僮仆之儲每有所言以
賜周諱曰凡尔小臣極言正義無得叨授破答是嫌帝加之不奪其志

謹之至

隋楊紇武陽帝時拜謁大夫淮南太守楊琳嘗與十余人同謁見帝問紇
成日其首立在高誼紇既下殿就視而告曰淮南太守楊琳帝謂紇曰
一齊焉

若無所容

孝思人宗時為監國使臣更教宗事宗大抵宗必行諸親孝思飲食必歸
親是孝上親宗世二君無不宗後自始則後世忠孝前宗世不親是曰
三三曰孝以其忠孝之

謹謹保身

孝宗降在大宗廟時叔親信每征行必殿以機要宗以元舅之親不
致傾以革執優以迎善思叔甚為無能誠保身明使皇后獲疾故面
見之上從其往祖隆但為萬安門外并戈終不入人嘗命諸王請侯節
斷隆不設鴻后弟假王府從行手
少宗叔馬

重其慎密

晏殊真宗時知制誥判集賢院之為翰林學士延至慶子弟每訪殊
以事率用方寸小紙細書已各奉片葉封上書重其慎密

善自保

曹侂仲宗時封濟陽郡王事每客訪以政無違朝廷日諍不及公事帝
謂大臣曰曹王雖親貴而端拱宴過有善自知其此臣也

卑既必於密室

置復舊宗備宗時三任言會季年既必於密至子弟見得亦不遠多變
去未嘗以時與人

與他人不同

區明執政居年五奉對惟宗肯直人頗事宣人舉必再稟舊宗有宜論
必去諸臣係以聽聖帝語至熙寧之被罷相周綱為御史嘗論元祐執政
至明帝曰頃之君臣之義與他人不同

君子所慎

元并位為相衛常美宗在東宮時有衛之臣於左右咸保并任賢使臣之
欲與語并位謂使者人無使二時君子所慎我長登陸天子而衛而與東
宮相相本位我臣尚直有直人者皆也而經升中書平章政事

讓

此之謂也。或言東山無道也。

日遣

卷一

日讓

44

日
様

老 包

5

粥也。

5

日皇

迎 賓
七 龍

日遜

積

日退

25

編四

也 自 卑

2

按

○廣志卷之二十七

上
卷

讓

其與先王同先人後已謂之誼通作豫克之先柔克讓

要語

謙卦

讓者君子有餘子曰讓者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
 而直誣屈地勢盈而沈謙見神聖盈而祐謙人道意盈而好謙讓道而
 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於衆曰地中有山謙君子裒多益寡積物平事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六二鳴謙自
 象曰鳴謙自吉忠得也九二方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
 也六四無不利撝謙象曰無不利撝謙不為則也六五不富以其鄰利
 用侵伐然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謂行師行邑也

書說命惟學遜志

孟子云不辭小官又曰辭尊

居卑辭富居貧

書虞尚為司空帝命蕪百揆尚拜

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帝曰命汝

往哉又垂帝命曰汝共工垂拜稽手讓于

舜斯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

又益帝命曰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

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讓于夔龍帝曰俞往哉汝諧

○事實志二十七

下卷

舜避堯之子

虞舜相堯二十有八年堯崩二年之後舉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故堯之子而之舜能敬者不誣堯之子而誦敬舜也後之中國歸天子位焉

朕德罔克

夏禹在帝時中禹避以位者曰朕德罔克民不允臯陶是德德乃降罔克德之也

寡人不佞

漢文帝為太子時大臣臥詠諸呂欲立大謀曰大皇帝長子宜為高帝解而即天子位王曰廢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不足稱群臣皆伏園請王西向讓者三角句讓者再適天子位

無有所祈

十四年大詔曰先王夜時不食其服望禮不折其胫督太威先生僕已至明之極也今吾躬行宮致敬無有所祈

三、五、三

光祿伯位詔曰皇太后之志曰太后命朕躬惟為萬事一察凡為人父母者不可不稽留
當陛下百辟下謀司詔有司則辭至再三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
敢不敢承不承是違天大教天不

自謙無德

中元九月三日。詔。京師醴泉湧。出人有甘露生於水。涇郡國頌上。其
露。即臣奏言地祇豐庖而甘露萌生。帝每有加瑞。輒以改元。神壽五零耳。
露黃龍列為年紀。善以成致。神所表宣。德信足以化致。非平稱。則中興
今天下清。焉有天地降怪。下清地推而不吾其。可使祥符星慶。沒而無聞。
宜令大使。撰以傳示。世者不納。常目譙。無德。每群國所上。輒抑而不省。
故史官卒得記焉。

示不為誼

明帝永平六年春夏月王頊山陰出帝曰祥瑞之降以應有德方今正化步僻何以致然帝詔書策人上事言聖而問者章奏頗多浮詞自今有者通稱虛言而書皆文抑而不省亦不為論子生也

北近世差勝

[illegible]

大位當歸之

元仁宗嘗以筆授其弟時目頃州人獻詩云西王之寶諸王間開出手勸其早正大位也曰玉何為出此言後患人言言盡構殺故家奴請之豈欲親望神君耶
懷寧王兄在大位當歸

茲言非所賴

帝初卽位年正事主孟退日陛下御物借賴瑒方聖人神化之速數額必爲
知者覺然曰卿等能盡力於襄使兆民又安憂我克享至於秋成尚未敢必
今朕茲野曾未望日寧有物借賴藏之理朕託卿甚重茲言非所賴也孟悅
謝茲言非所賴

脩德致和

國鈞洪武二年四月淮安國寧鎮洪楊州台州并澤州各獻瑞守臣牛賢貞
太祖皇帝曰朕爲民主惟思傳德正和以契天地之心使三九年寒暑時五穀熟
人民育爲國之瑞是不以物爲瑞也昔堯舜之世不見祥瑞曾何損於聖德漢
武皇帝一角獸產九莖芝當時皆以爲瑞乃不能識抑自損無賴民風以爲

字好切生事率使國內空虛民力困竭後雖悔已無及矣其後神爵年
之後致山崩地震而漢德於是乎衰由此觀之於朕嘉祥無微而失矣有驗
可不戒哉

於朕何預

太祖皇帝曰天下之歸於我者未始有合軌運環兩道之象司常之小者是耶
等以此縣德於我否使不數言之縱使朕有德天之不示以一物之祥焉有驗必
重矣以違者使朕立謹其言以正之可致於通曉且皇天之祥生於其土六維
其土之人德之於朕何預若重之於朕則心亦力亦一王者之德也

天下康寧

十八年四月己丑詔曰朕初即位以來
公祖皇帝諭之曰天下康寧之應固如是乎召告卿等卿云之
於在當時有元德之賢相與共致雍熙之治朕德不逮治化未臻豈可遂
以是受賀前大者王嘉吉祥瑞應不從而知之往往不知有災異之未不復
能預益諒受之已生則戒慎之至已故祥有然可見以爲戒也

叔牙讓官仲

州國卿卿叔牙事桓公使之為宰叔牙辭曰臣君之庸臣也若必治家國則非
臣之能也其為宰者吾臣之所不知會夷吾者五實惠愛民臣不知也治國

子產辭邑

不天師而如也之官之仁者三一如也二禮一六可法於四方臣不知也介冑執
抱子聖天使百姓皆安焉臣不知也夫官什成之父母將歟治其子不可棄其父母
和政矣讓下天禮也

臣弗若

晉趙武文公使為外叔曰欒和負慎先輕有謀有臣多問此日可以為輔臣
弗若也功從之

知賢於臣

原李晉文公使為鄉師曰夫三德者難之臣也得紀民其章大矣不可廢也
乃使孤假焉鄉師曰毛文智賢於臣其爾有長乃使孤毛將上孤軍風
左右孤毛則使趙衰代之師曰城濮之後毛且居之位軍也善軍代有賞善
軍有賞能其官有賞且居有三賞不可廢也且臣之論莫非晉賢先師
在乃使毛且居將上軍公曰趙衰三讓其讓皆社稷之廢上而廢得也以
衆之故毛子清源作五軍使衆將新上軍其卿左之晉要將下軍毛都
佐之

謀禮之主也

十馬晉侯使將中軍許曰伯遊表西臣習於智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得伯遊使將中軍士馬佐之使寒起將中軍許曰趙武又使季厲將也臣不如歸趙武上稱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歸趙武佐之季厲將下軍未佐之晉國之民是以太和諸侯之臣也

晉景公卻將中軍

范宣子晉景公命卻克將中軍宣子書將一軍以禦外而寒佐上軍率使魏武子將中軍而範武又使寒起將中軍許曰趙武又使季厲將也臣不如歸趙武上稱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歸趙武佐之季厲將下軍未佐之晉國之民是以太和諸侯之臣也

讓百里奚

秦穆公孫之弟穆公既得百里奚公孫之弟王上卿以讓百里奚曰秦國有卿大夫以遇危亡之本也臣自和不足以害其上請以讓之臣之祿也孫之曰君不用百里奚而得社稷之臣君云祿也臣見之賢而讓之公不許今公居既其祿大而使臣失祿可乎請於穆公之公不許公孫之曰臣下不肯而君上益是君謝也不肯天倫臣之

楚王自荆之明也則臣當位而居之曰王之臣也臣將進公許之故百里奚為上卿以制和公孫之見其所以位之

何賞之有

楚壯羊說以詔王夫國於難王多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曰大王夫國曰夫屠羊大王逆國說亦屠羊臣之法必有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伍之曰說大王夫國非臣之罪故不敢當其賞之王曰見之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何不足以臣國而勇不足以死社五軍入即說畏難而避冠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演擇約而見說此非臣也所以聞於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從高子其為我言之二叔之位說曰夫三族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祿也方陳之祿吾豈可富於屠羊當平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今有喪施之名吾說不敢當平復至吾居平之祿遂不受

諫勅位過謝病

漢陳平文帝初立以平為相平以太為尉周勃功多欲上值勃過謝病帝依平病問之平曰高帝時勃功不知臣及誅諸呂臣功不知勃願以相讓勃

為人謙退

馮異為人謙退典和將相建勳引車避道每止頓請將共倫功代異帝系上卿下軍中說大將軍

叩頭

經學先武欽用行爲博士叩頭陳曰臣經術淺薄不如同門生即中影閣錄州從事鼻洪帝拜崇爲博士升閣弘爲議郎崇名經義以孔錄相敬不以許長隊人儒者莫之及崇率子都當襲爵上書讓如兄子弟况帝不許不得已受封而悉以租入與之帝以都先師有禮上甚見親厚

曲躬而自卑

郭弘少爲湘陽太守弟五倫行春見而身奇之召署督郵後代郭虎爲太守時倫爲司空班以在下每正朝朝見弘曲躬而自卑明帝問知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由此以爲故事

辭不獲遂逃避

鄧禹平時候訓之子禹密後高之孫也安帝時以定宗公封上蔡侯增邑三千戶禹辭不獲遂逃避使者問閭諸闕陳目臣兄干職無分可躲避以外戚遭值明無並寵列候光朝當立誠恐懼無以處心陛下既立皇通奉承太宗廟策定以神心休列重亦不行本非臣等所能爲以而猥推嘉美是辜大封退自推念不寒慄而不敢接受爵士以增罪決頭上不聽人上至五六丁計之

恭恪愈至

商宋劉豫伯言：吾人所以爲主，皆重其德，不重其位。德重而恭，得命至，每所之，這位位下，而己者，皆重其德，不重其位。德重而恭，得命至。

終無所就

後周恭帝有勢力，使勸射，從其征伐，常圍陷陣，爲士年先軍，逐日之諸事，均有終無所就，大挫每數之，嘗謂諸將曰：「祐曰：不言勸飲，當此其獨。」

嘉其讓

隋高祖賀若弼大陳晉有功，一日文帝從容語久之，類曰：「賀若弼先秋十策，後蔣山苦戰破賊，臣文使耳，焉敢與武將論功？」帝大天時論嘉其讓。

不樂趨視

唐崔玄亮清慎介，獨自登踐行，不樂趨視，歷御史而書密，滑三郎守每，一遷秋，誤載於色。

功成不居

宋王烈中爲宗時，以龍圖閣待制之成都府，到置四川，金賊盟敵騎大度散，聞人情凋到中，跨一馬一夜馳二百里，起天牌於長中，負之曰：「大將與國共同休戚，臨敵安得高枕而臥？」大將又一帳書於帳，正清靜，西師收復金中，敗走方臘，奏捷到中，路過無還，謂其屬李慧曰：「將斬之。」

叩頭諫

桓帝光武欲用行為博士叩頭諫曰臣輕術淺薄不如同門生郎中彭閭楊州從事鼻洪帝拜榮為博士引閭以為議郎榮名輕義我以禮諫相敬不以辭長隊人傳者莫之及榮率子弟當餐爵上書讓如兄子弟况帝不許不得已受封而悉以租入與之帝以郁光師有禮上書見親亦

曲躬而自卑

郁弘少為郎僕夫太子第五倫行香見而拜奇之召署督郵後代鄧虎為太尉將倫為司直班以在下為正卿糾見弘曲躬而自卑明帝問知其故遂聽置雲母屏屏分賜其間由此以為故事

辭不獲遂逃避

鄧禹平時候訓之二馬密從高之孫也安帝時以定宗封上蔡侯增邑三千戶禹辭不拜遂逃避使者問閭諸闕陳自臣元子穰無分可採通少外若遺值明無並寵列候也胡當世誠懇誠懼無以安心陛下既立皇通奉承宗廟策足以神心使列坐於不待幸北臣等所能為以而猥推若美是事火封退自推念不寒慄而不敢據安帝許之增罪決疏上不聽又上至五六丁許之

恭恪愈至

功者有焉其言曰身嘗戰而功或不若是人運天

謙恭不伐

晉斯平江南回詣關門入見勝子稱本初江南除雷公事回其謙恭不伐

六時官職

向敬中陳名僕射麻下日李昌武為翰林學士嘗對貞宗曰朕自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今日門下命敬中此殊命也敬中應甚喜對曰臣不知上日敬中今日門下命喜甚矣鄉往視之曰此往視丞相方謝各情無以人昌武與向親往入見之徐賢曰今日閣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朝野相慶公但推推入曰自二封位之嘗除僕射此非常之命自非勳德重見奇朕命何以至此公僕理唯恐不其意入屋陳前王為僕射勳子德重之寵禮命之重公亦唯唯無言既還使人至色尉中間今日有無親戚賓客飲宴者示敬中一人明對上問昨日見敬中之意何如乃具神見對上笑曰向敬中大時官職張九成論曰仕宦至宰相不可謂極矣天之簡之若不足以動心其所養者如何後之學者平時高談闊論自以為當貴莫不動然有得一官而滿者有得一薦而滿者僕

了無所滿

王公貴戚曰往後太極王公三侯將為保見既而欲其增寵
金孫王曰王居命然他日動事德望人大領余未得見之年其曰王居昨
以避讓會宣使之上王居而王居道遠程相詞直未和丁無所攝王王居
始被進用而能若是慢在正府機二十年每遇對沂意即臨階不從自事
以是知其為度矣

未嘗峻折

歐陽永叔在政府時每有人不中理者輒以之政人多忌歸魏公則不然
徒各論之以不可之理而已未嘗峻折之也

避嫌遠勢

李翰林亦謂其父文正公貽吏政足避嫌遠勢出入僕馬與寒士辨一日中
路逢文正公前騎不知其為公子也遽可奪之是也後每見斯人必自隱
避恐其知而規

才識不茂

錢惟演出守河橋詣王沂公曹何到酌酒錢之錢曰惟演見與相不
為不重然又朝廷每圖輔相義不在中惟公憐之公答曰公何相不
曹所敬望然曹丞相冠字府謹以數年相公於曹公若何也錢
曰惟演才識不茂要避相公相公文章雄冠中外直非漢所敵得與公出

然曹之才不及公而保曹性有所先於公者蓋以曹之志強公而不保曹也公既能去豈可果之跡使之入無所復長登庸謂此必有日矣

無益於事

有門生為縣令杜其敏公付書之曰子才器一縣令不大施然且當臨無益主用假方先合宋合於中可也不無無益於事使承福耳門生曰公平生以直亮忠信取重天下今天下無謀於此可也公曰術履任責歷事上為帝王所以倚為朝政所信故得以申其志今子為縣令辱舒休戚累之長吏夫長吏二千石者固不以得者不棄知子為得以申其志徒取禍耳所以敬教方先合宋合於中可也

無求人知

仁正敏公衍晉會門生曰昨官第一清是無求人知可教人之知司判不害者襄必謂己為上者又不明察通足取禍耳但游於其間默而行之無愧於心可也

弗與辨

呂氏家塾記云章服明季公盛文公清極致防備杜漸者非一未嘗與人言天下亦莫知也 不宗既親政大臣或言當重慶者有刻者章上章請歸政得罪於太后帝居文時公嘗時稱臣改觀就南朝佛力言得此者為公者為國矣然舉世不知弗以辨也傳非

聖主觀發洩言人誰知人豈故矣哉又夫急己之望舉時類同之休戚也

處之以和

韓魏公曰內則不可屈而外能處之以和者所濟多矣又曰以之遇則可以成功之未遇則可以死矣又者其唯韓乎

不矜所能

蘇子容云歐公不言文章而善談政事召讓而善論文章各不矜其所能也出蘇氏誤刪

矜字罪過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做得甚工夫謝子曰也只吳去爾矜字曰何故曰子相點校來病瘡實社遠處者極快得者爾罪過方有向進處與伊川點校時言在坐同忘者曰此人為學功間道忘者也余問矜字罪過何意地大謝子曰今人做事只貪安穩惟別人耳目諱不貪自家受用事有底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吃只顧食菜羹却去忘來為甚想也

恐罹陰譴

呂氏正陽時事相于起承即說不即說外即說正矣曰臣奉甲科及第得補工部九品京官先天下才德定於後不實甘休得與今與多

親臨撫恤此寵命之隆陰德已以正釋楊時官補之舉天事相表上
授九品奉官看馬官制也

嘉其知分

時廷見火為號騎卒以功遷臺周劉謀使從真宗幸大名為行營內外
都巡檢其家還詣軍校皆以功或至誼諱獨進曰臣日奉百十不
及千奉幸多矣自念無以報國不敢更求遷擢恐福過矣主再拜而退
嘉其知分也

游過不敢當

文秀傳吳即位起復既得事而度便三上表乞終喪許之初仁宗不豫
秀傳與富弼等乞立儲副仁宗許為而後宮中訖官者故其事雖已而
秀傳去位門既沒則復以改官判河南有詔入觀吳宗曰朕之立卿之
力也秀傳諫無對曰陛下入視大脫乃无中定與皇太后協手之力臣
何力之有蓋陛下坐儲歷極之時臣方在外皆賴時寺承聖主受顧命
臣無與言帝曰猶問如議卿於朕有恩秀傳避謝不敢當至仁宗時拜
大尉復判河南於是王曰老臣至河中議僧嗣事考傳通入朝神宗問
之秀傳以前對曰吳宗者復于帝曰无帝天命所鎮異有歸矣仁宗知
子之明慈聖所佑之力臣等何功帝曰無云天命在諸人謀卿深厚不
代善陰德同兩言真定策社稷臣

和義仁義理

說文義詞也亦作智從白弓和降日智音必言致於文白和為和曰者
向之義也和字旁氣亦不窮也今經傳皆作智

南軒張子曰

四者具於性而統於心格天之精氣不之虧損由是而生生不息也仁
義禮智統於心而生色於外也盛者見日不可掩故其祥然之和見於
面矣於當統於四者曰體不言而實主養德充於外而熟天
理融會家用無非此理

人之性仁義禮智四德其為其愛之理則仁也宜之理則義也禮之理則
禮也知之理則智也是四者雖未以見而其理則統於此則休實具於此
則性之中自有是四者事也皆皆中是為而所謂愛之理者是天地生
之心而其所由主者也故仁為四德之長而又可以無包焉性之中有
是四者故其統見其情則為惻隱是為是則非謹之端所謂惻隱者未
嘗不貫通焉此性情之所以為性用而心之道則主乎性情者也人惟已私蔽以失其
性之理而為不仁義是以為性為包且人之情也其始者深以是為人是要利
是己已私既克則廓然公而其愛之理其於性者無所蔽矣愛之理無所蔽
則與天地萬物共貫通而其用亦無不周矣故精愛以若仁則達其性而愛之
理則仁也指公以為仁則失其真而公者人之所以象仁也夫靜而仁義禮
智之性且動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達其性而仁義禮智不害而
然而仁者為能推之而得其宜是義之所從者也雖仁者為能推之而得其宜

之憂則者長此則水之我本則春之我之自口嘗而而口而而則我之言
會之有元氣故曰五行陰陽二太極時天地之理固無也下已四端皆言四端之不
者其然者蓋之所因然乃物而始為物者之知有義之義為有然始之義則天
惻隱是忠恭敬三者皆可為之事而皆則無事可為但分別其為是非耳是以
之義也又惻隱是忠恭敬皆是一而二道理而足非則有兩面觀則則非然則
物之義也故人為四端之義而皆則成於而或始始見為四端之義無元不
元而生於負其天地之化不齊聚不能統統理固無也仁智久察之則乃為化之
德和情是不齊聚合無成理子所謂陰陽無端初終無終者此也

西山真氏曰

人之為人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為三者莫如大小之殊而理無大小之別故也理者何
仁義禮智是也人之有理者天與之也自天資而言則曰元亨利貞自人道而言則
曰仁義禮智其理一而已人與天地本無二而其所以異者天地無心而人有欲天
地惟無心也故其理之命於古常新元而亨而利而貞而自元而入元通復
循理無間人之生也誠會其此理惟其有欲之累則不能無欲之私故言其理
之發也然此孟子則人不能免其是惡之發而有以奪之則亦不能免矣夫欲是正
之發而有以掩之之德德於天之之言也蓋善端一端其始甚微古惟陽之義北
於二至和皆動而夫是也定陽沒而夫是也定於正月則天地之氣和而物皆發矣
天地無心生於不物之理陰沒而夫是也定於七月則天地之氣肅而物皆收矣夫
是也定於不無者人觀性天地之心以為之則其善端之發保養扶持去其所以害
之者若天之無間誠性之最泉之是因而尊之則一念之動隨可淨百世一念之
是也意可以正而民是齊之仁湯之義所以與天地同其大者以其能克之也

論智之所發有八曰窮理曰待人曰知人曰處事
曰知言曰知命曰視明聽聰

窮理

博覽以窮廣大窮理以盡精微凡大而天理之理微而事物之理
而理之大本而鬼神之精上之而人物皆吾都正之分是而古今
興衰治亂無不當致知之事無窮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

待人

不違辭不信不信又覺之當不可父人之欺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
自責親君子遠小人

知人

辨別邪正愛而如其為憎而知其為

處事

知是非別可否即本件曰直當則當計於始義以為質體
以行之則以兩之信以成之

知言

直為忠佞實於辭察

知命

貧富貴賤此下即本有窮是得乘一出於自然

明

不讀非逆之言不為非禮之規

聰

不文沒潤之指學問當直之言

窮理

要語

易與天地事故能彌綸天地之道又云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此窮理之序

大學欲誠其意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致

中庸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讀書錄

論語而不從事天致為盡其之序

見理明則遇事處之而順

九陽思飲食無行之事推之則知格物之於未無致能消其格象

人不和幾而為之格之者則之無久矣
能可於則動
人之目皆開於心在實見得是皆未竟力在不可用而人言以

注也

右青中無欲殊色則平快事

一念之非即是之一動之妄即惑也

明理則心安而体適

明理則事自簡

先儒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與小人處則動心忍性曾欲忘而德乃進

人未已知不可急求其知人未已知不可急求之

聞人說己而思則善己者生矣

聞人說己而思則善己者生矣

君子取人之過若小人取人之勢利

見事者乎理明處至者去之心公便不勝不能別是非心不公不能度可否

惟理明心公則與事無所礙而矣得其善矣

無小大即不適合

人有賢才而不知其能者其小也可知矣

小人不和理者其小也可知矣

人亦有此理我自有此理人不能全而我能之視不能全者憐憫

之可也鄙賤之不可也引拔之可也棄絕之不可也

靜思善己之心之善為與人一毫無與若無為善即有求

心不靜即謂事不舒矣

公於己者私公於人者公諸人者則私諸矣

天地萬物之理以及乎一草一木之微莫不有是理也

盡事物之理

明道先生以爲習自得去聖人十有餘年故其間雖有暗聖與聖一天之理盡事物之變故其說與而無和志定而言周望之時可其即之可親即之者無窮從容以直之其出於新真學者之社也

體貼出來

明道先生曰吾學雖有所究天理二字却自家體貼出來

消長之理

克夫直是象才在成象時而便偏翫手致知當參國身都將相兼重有底人不取仰視施行做小兒樣有或問克夫所學如何謝子曰見得天理進退萬物消長之理便取個大於聖人門下學士上進事便不如此以養知克夫精妙之數事物之成敗終始人之禍福終始算得來無毫髮差錯

理會氣象

朱陽公嘗言欲生知學直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是當氣象不好時全上輕重難辨是以見之矣不惟君子小人於此易分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也

窮理不精

呂家公傳深有人處前筆迹是深原乃知此但異論學殊有痛歎云不主一門不執一說則博而雜矣知云直截徑捷以造聖人則約而陋矣最後論佛學尤可說嘆程門十言萬語只是見論者與釋氏不同處而呂氏字於釋氏意致直造聖人盡其平生之力乃又見得佛與聖人合宜有肯綮之甚矣夫以其曾見之釋氏逆養之深學知說有不以於道而窮理不精釋氏此說傳於世便有於道而未知所擇也至為所說豈非待考之札若紫之札未而之也

理未易窮

自然元祐間靖康事變後更當其時固有功蓋天下致遠廟堂待行所學者無異致其事猶有嘆焉如張大猷朱公侯等可謂學不則身盡中計國而義論亦多過矣乃窮理未易窮義未易為精言未易知心未易盡聖賢事業未易到也

直是到底

呂運伯老而好學理會直而到底正批謂老喜學者尤可受火人壯則自言勉至於老矣氣力漸倦又居學之不終又年數之不多不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待人

要語

中庸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群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論語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齊也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子曰可以興言而不興之言夫人不可興言而興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

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人曰不知其亡也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論語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事實

師表當世

然事元聖則士大夫皆天下賢者必曰君賢榮仁其道德流足以興泰
當世其謀論可至足以榮乎天下二公是相得親者皆自以為美及曰吾
與子生同室此言同德而天下之人曰無敢優劣之者二公既約更相
傳而後死者則其德益大居官者必仁傳其德曰君賢可和光見系仁之
勇決官子所不及也蓋二公可合大節而不詳不同

一代之偉人

君子熟於善惡之分
君子熟於情敬之美小人熟於機詐之巧

中庸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
室家樂爾妻帟子曰父母其順矣乎又云唯天下至
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
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
育可以贊

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地參矣

又云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
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
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孟子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事實

窮性命之理

河間劉立之叔述明道先生事曰先生從政而周惇頤問學窮理精性命之理性會通理成德立人孔孟從容不迫

聽說話

明道先生自言見周茂叔得吟吟三月風以語有無與無之之意是乎初平見周茂叔云語欲語者如何茂叔云老矣無及矣待某說與公相平遂聽說話二丁悟

萬物之理

邵伯溫作易學輯要記康節先生事曰伊川問先生曰公談話先君留之飲酒因以留道伊川之面而食卓曰此卓安在地土不知矣也安在甚矣先君為程子語范文正公謂楊文公曰公以公之公以公之才其位不見故天下之公之文而求其道也昔文正公居寧德二十五年未嘗見愛

愚之亦先天下而公之大理也夫公之明也宗有遠之幸而公之不
子如山不動却成秋任宗杜天下謂之大忠極矣然風風馬公慷慨立
制有北無德天下謂之至其以三君子有一代之偉人也三君也洋相
文詐情如金石則公之道其正可和也

首以詠焉

朝諫爲進士以文受之於王公化基父王公在杭州復事釋褐爲大理
評事和杭州王公與特之官先以書爲所保詩寄王公以謝平昔特人
進今復爲吏行以文字相樂之意王公不答及至任事不厭體諒其
事甚急陶大失望如事不復其相和而事簡更許矣其後王公入爲
奉和政事首以詠爲人氏問其政答曰判訟之才不患不香所後者至
後而驕我致和之以成其德判問和致以王公爲其相知也出左傳

謝以啓事

李光祖元亮野大學士之孫少俊聲譽泰旋同學金穀元亮補
曜武場屋讀在金穀以同舍故先請之亮謝以啓事元亮足而見長
故值非之理終身以元亮爲大令無異矣

交承之分

堂蒙日同僚之契交承之分有兄弟之義至其子孫亦世誼之前事
以此爲格個人知之者莫如吳仁於其學將天常爲善仕後學者效已

官餼在上前筆皆糾絕至下至風俗如此安得不厚乎

一選同寢

釋德厚初時與李康靖公同選上一選同寢一日公建道而分之至
此門太守趙學士詣康靖公問李公志欲太公爲公至即令設榻同康靖
曾有商賈云久思同味請屏公訪及趙公爲文選爲議親既過趙公
遣人送文來至康靖公於中一病至終志公且素服汪氏之子
康靖公託杜某日趙公致于翌上日蓋即已其官德如此

綴其書奏

蘇子瞻云慶立五年有李公者爲小官吳并臣在時以二人相與通家
百亦常其文於并臣大開意於朝見有臣即欲其書奏之京上既
官未行京裏訪得臣吳取此書奏漸不出京裏立爲事召并臣幹僕語
之日我來此爲社運之久欲求一別而爲乃分嘗有秋伯與吾大構私
事恐汝家中家從索大哭之而去

晚稍悔悟

初王安石與呂正卿公祇叔善及東以爲人所問恐公其晚稍悔悟又
走至金陵以問公至揚州教書聲教能見安石未用皆以見履事公其

此即所謂德也。德者，下之所歸也。故曰：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內末，自取滅亡，不可及也。

動心思性

先大則德山之石可以攻玉。王者正德之術，若將而德，王未德，若不成德，是得他而己。德也，方當得土，聖知君子與小人處，為小人而後，莫能得。

不可同器

韓魏公嘗言：君子小人不可同器。若無此生，則小人必勝。重宿難處，君子為之，其重則君子小人而退之。此大子之職也。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則本身而退，是樂道無則。小人不勝，則交實重，而千歧為難。必勝而後已。小人復勝，必是月教於善，良無所不為。天下不亂，不可得也。

黑白不大分

韓魏公惟務容小人，善惡黑白不大分。故小人忘之意，如范富獻展堂，咸分展子小人，故小人忘。想日至朋黨，亦起方諸公年，遂獨公安焉。使執付諸公，便起替公力。

處之不可校

釋德公謂小人不可校是三家村中有一欲當求之之理而其為小人處之更不可校如校之則自小人有人有非彼但當又是已見則是在易使然而不在彼為其計知何也

當以誠待

蘇軾公因論君子小人之別皆當以誠待之惟小人則與之接再凡人至於小人誠已處實必露其可以破之公獨不無明足以照小人之欺而無受之未嘗

可謂善處

蘇軾公云小人君子猶蛇蝎之一毒相見之使不能加諸人可謂善處矣

升堂訓諸生

孝弟先生於前一日升堂訓諸生曰計君欲為君子而使己之力皆已之寸知此而不為猶之可也不勞己之力小者為之則何不為君子鄉人既之父母之知此而不為猶之可也父母之知此而不為君子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而不為君子者未之有也言其不善行其不善知此而不為君子者未之有也

而人不厭

曹公亮乃終學士未幾起拜而以受官為名為殿中侍御史彈劾不
更振事京師純朴而和又其言多欬劉廷則曰君子小人以謂
小人雖小通言以和而和之後又無志君子君子不而有誰誤當保持
受情以成執其德故言事執切而人不厭出自警軀

治亂之本

元豐六年當公上書八事大抵論君子小人為治亂之本

神宗詰輔臣曰當謂有章疏未嘗得曰獨所言何事帝曰言朕左右多
小人得曰可今分拜既為小人帝曰第三則左丞相何分拜左丞相
要亦且曰謂之言是也臣謂得言失禮曰左丞相對之言失矣安禮曰吾
輩今日誠於聖諭明白曰聖學非臣所及安得不謂之小人得無以對
是年五月大星殞於公所居遂致書下空甲馬聲公登仙臺哭者再
拜知其特終閏六月丙戌司馬溫公范忠宣公未嘗失公之子紹庭京
並曰先公自有封拜章疏一通殆遺表也公曰當不答封以聞蘇內翰
作公神道碑道謂世莫知其所言者是也神宗聞言震悼止發文
吏中使託於檢校甚厚政府方遣一吏而已

義利而已

神宗皇帝親意未治災而臣下劉忠肅公等既對而賜策論目論人物
邪正雖曰邪正上意獨納因上疏極論其邪曰君子小人之分有

義利而已小人非不足用待心之所嚮不在乎其故命官之志務在事
先平公之心乎在私欲在下有勸農之意冷雲而為瑞發陛下有學下
之意今情以為聚歛其於愛君之心愛國之意無以答於其間今天下
有喜於不為之論有樂於無事之論使以此為流俗此以彼為亂常矣
義者以進取為可羞謂利者以守道無能為利
陛下度心平能慎重好惡前日意以為是者今更察其非前日意以為
難者今亦用其長而抑其短雖輕傷至近忠幸於苟合之人漸察忠厚
慎重難進易退可與有為之士相商李下品則劑量收合過與不及之
俗使會於大中之道然後風俗一除阻平施設變化唯

分別淑慝

張山南英從子進見自以身言路數在一於取意以立言曰臣風度秀
俊下思之於言然之志乎又平情之於處世之學術張方平之才識王
也之古於結外之公王上明之孰正司馬之學術張方平之才識王
也之文相范鎮之時許唐介之方郭何郭之肯疑臣公青之於大趙林
之節操張商之忠貞范鎮之忠靜郭之醇亮是皆時之實子真在
朝是者也如臣之強塞如臣之恨失如臣之都是皆是之或取宜再四
寄者也皆國寢之不悅

小人黨盛

時百里奚有以天祿之說于秦
上問吳王
陰子者父之陰也者大之陰天以者中國之陰宜宜武之

雖勝亦非

神宗問以府地裏之定公曰陰也
造焉勝與敗與乎食連與元等相
不可勝不惟不可勝亦非也

誠意不可欺

韓魏公嘗言
如此又曰頃時丁遠立朝天下
也聞不善事皆靜之晉公未必
之韓身誠意不可不謹

元勳盛德

韓魏公元勳盛德如此聞人一小則日時不及也
者即手自封之未嘗使人見

得以善藉之

晏元獻公外為人則直過人學以誠惟處富貴如寒士彈酒相歡也
得一善稱之如己出言必稱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等皆止其門

自視如未足

即公法條案有云子思子既死其子言五執斷可畏者然自視未
及一士善無言哉必與之文無毛道必視而取之

可謂自賊

呂蒙楊公嘗告雲雲世而喜言無好人云者者可得自也言也也學庸
尸素時民有自言以白金百兩寄我者死矣子思子其子不肯受顧在
其子子之尸居累年子思曰之入未嘗以白金與人而人相讓久之公
至觀此事如言無好人者言可以不愧矣人言可以為尤者豈能如此
而和之

相公不知

蘇軾公嘗命文官與名公論人物中公曰吾見多人矣無有即行者
希文曰天下故有人但相公不知尔以此意待天下士宜乎即行者之
不至也

微示意以警

陳思公明性理和興均無與人非論事多取人之長雖見其理未
可取即學其傳揚其能
多延其能
一服毛好受迎候筆以言一行苟有

尾在下卷

惟日不足

相正獻公衍惟好大後進今世之明士多出其門家見賓客必問時
事問有善者已立至有所不可要見亦已或夜不能於任其肯肯九公
所有以行之終身者有能領其以君子以爲人之所難而自自謂不足
以明後其者云字孫無得還鳴呼其所未仕重其進而爲善皆不足者矣
人物爲己士

正獻呂公著聯叔平主以人物爲己士好德業甚出於天性士夫有以
人物爲意者必必問其所知與耳所聞泰至者實以待人來上前謀政
事立誠去飾博取衆人之善以合善至其所當守疑無不可回者也

悉以說事問

司馬文正對賓客無時有思長知悉以說事問之有準準數日常至
問苟有可取隨手記錄或對客即書率以爲常其言字字實其謹

○廣志卷之二十八

鄉人

要語

言阜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成若時惟常其報
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
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論語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達者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
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
在邦必聞在家必聞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仁

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
馬知賢才而舉之舉者所知者所不知人其舍諸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
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
者惡之

孟子曰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
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
之也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
有爲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

由義謂之自棄也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居惟恐不順焉惡得爲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

論語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范睢傳人固未易知知亦未易

列子聽之未聞察之未形而鑒其神智識其才能可謂知人若功成事遂然後知之者何異耳聞雷震而稱爲聽目見日月而謂之明乎

事實

知人爲難

羊陶曰難在知人臣安其爲日中成其時惟帝其難之

知賢不進

咸文仲魯大夫孫孫臣也時柳下惠爲士師文仲知其賢而不進孔子曰所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聞然賞音

晉公使持節詔周倫先覺之謂給曰吾雅不及愛聽聞故賞音足與雜曲也出樂書

知其必貴

何充嘗詣王導導以虎尾指床呼充充坐曰此是君坐也及導虎走充倉猝歸向書王恂與謝言爲相溫稱溫嘗謂之日謝探手四十必擁旆杖節王導嘗作黑土公

誤天下蒼生

王衍嘗造山濤飲歡良久既去目而迷之曰何物老嫗生年索先無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

號為水鏡

司馬微者有知人之鑒歷德公嘗謂孫為水鏡

能知房社

史邦侍郎為李基稱知人見方史幹曰雷為作器恨不見其徒耳基
昂首見杜曰日公有庶幾之才吾為陳之

知其必叛

張九齡曰隸山失律袁師如法不可不誅且臣觀其貌有
相天不殺必為後患一日卿句似王天甫第在勳莊官忠
良竟殺之

知其內僉

郭子儀為甚百官造者不併姬侍及盧杞至則屏之使凡
而待亦人問其故曰彼外應內僉左右見其天便從得無致無

為道出處

蘇子容至相及殆為兩都從事時杜正獻公方致仕居兩都見蘇公大器之
為道其平生出處本末甚詳曰子翼時所至亦如走大驢起猶自愛蘇公唯之

知入王堂

心服二人

溫公退居洛陽每論當世人物必曰臣欲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曾子所不及心代服之

范丁相軋

范秉公與丁晉公結甚相善李文靖公為相定公前為兩制美公養以下為輔公不用何也文靖答曰今於為相須通則當因知斯人者果可當用乎范曰如丁之方相公自度終能抑之否文靖曰唯行且用之然他日勿悔也既而二公東政果相軋竟如文靖之言

知其秉鈞

王沂公知政事一日至中書見王文正公問居職一巨吏前至沂公曰不嫌也退而訪諸人言公方為太常博士得清州文政曰此人果有異

會人歸東約細濟公曰何以知人曰吾亦不識但以其素請得之而不
視是吾之類有公昭惠之及丁晉公既所公引為執政事與所公並相
所公從容道文政語皆嗟歎以為非所及

知制誥公

韓魏公嘗云美長文登有知制天下蓋推王安石以為必可致太平唯
長大獨語曰王安石強憤憤不可大用臣欲可任所史中安特刻系
政司司馬溫公密問曰今日欲言何事獻公曰相中諱文乃新來
也溫公愕然獻公可正色曰王安石雖有時名上意所向言好執
偏見不通物情難難回吾人安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疎若既侍
從猶可容置諸事府則天下受其獎王安石雖為政司司馬溫公上疏於
用陳其言曰後於事又二十餘年不知公言神宗將用今而訪於
大臣爭執舉之見安石如為至肯獨言安石言德而下行為而聖用之必
亂天下

不以貌取

子路曰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厲其說事我有文雅之
辭而智不見其才相馬以車相士以車以容則失之君子
則以言取人則失之寧子

不能擇人，故得子好善而不能擇人。

用賢

李丈正公，防為相，有求差違，見其人方可取。特拔用，必正色拒絕之，已而擢用，或不足，必用必和，頗溫諒待之。子弟或問其故，公曰：「用言人主之事，求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發絕之，使思歸於上，若其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此取怨之道也。」

善用人

呂人稱公，蒙正謂子曰：「大人為相，四方無事，甚善，但人言無能為事，種多為同列所事。」公曰：「我誠無能，但有以能善用人耳。此真宰相之事。公夾袋之有，則于每四方人皆能見，必則其有何人才，若去題即取之，悉分門類，或有一人而數人稱之者，必賢也。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政為公相，文武百官各稱職者，以此。」

姓名密疏

真宗時，王丈正公為相，實客雜滿坐，無敢私干之者。既退，公案可與言者，及索石名者，便更問其居處數月之使，事與才俱盡。大相防四方利病，或使取其所言而獻之，視其才之所長，實其長他日，其後未則謝絕，不便見也。每有呈送，必先書姓名，公

姓名籍於上工所用者數以軍無異昔同門皆美之知名曰於堂
中職其事同門事欲有所引則公曰常同其人同門事之莫能得
及未入未嘗不獲可同門既疾之莫能同也

不用浮薄

真宗初即位李沆為宰相雅敬之嘗問治道所宜沆曰不用浮
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為先帝問其人曰如樞詢曾致事是
也中深然之紀帝世所人者官不進則改自真宗之世至仁宗
初年多得厚重之士由沆力也又景德志林云真宗時或為樞可
者上曰李沆嘗言其非君子時沆之沒二十餘年矣

中外允悵

王沂公嘗嘗官始參大政為政大信王公嘗因母憂用朝士必先
里賓或曰某人才某人賢則曰誤知此人知然歷官兩度人望未
著且俾養病之不渝而後復用人則果重然中外允悵故公執政
之曰善行是言而人皆心服

明楊士類

楊提公言王沂公嘗同門下未嘗見類拔一人奉文成則取類之
曰明楊士類事相之任也公之奏德節少此耳沂公莫之曰司謀

不思和思在己之出於形跡之外又謂之曰真事刑也

尚誦檢例

章聖嘗謂兩府政體一人爲馬未軍指揮使冠帶方議其事更有大辟是者公問其政曰刑薄也公凡曰朝足飲用一才官尚須檢例即安用兵無益於懷國政當正固此

陶銘之地

在公儒諫議大夫立之君子銘公夫人之弟也惟亮直言而折人聽公折事用且司有非其人者公儒曰公居陶銘之地宜銘造化爲心造化以銘亮者害人物故置銘於蘇澤見於山林今公乃治於通衢使爲民害可乎觀公甚嚴憚之

可充其選

仁宗問王鉅每曰大條中孰可命以相乎者鉅每曰臣不敢言帝曰姑言之鉅每曰唯宜官實妻不知姓名者可見其選帝然有問曰惟當用耳鉅每下拜曰陛下得人矣既告大廷相官公之大天皆舉易相賀成器以聞帝益喜曰吾之舉賢於妻

何以更得浮原

王問進相陳之外議曰何光對曰陛下擇月事相臣愚慮何故意上曰
事之否光曰今之宜與臣言中外正銀言直上曰銀言武無光曰國入使
陸楚人經一个二相皆然人二亦此皆楚人必持復引所當之士光塞
朝廷天下風俗何以更得淳淳上曰然今中外大臣更無可用者獨升
之有才皆體元政運事他人莫久先曰升才之誠知聖旨但恐不能大
而而不可奪之旨漢高祖論相以王陵出楚陳平可以輔之平嘗有餘
然唯獨任其常則下謂王陵者亦以馬知薛朱之九才知之士必得志是
之人從容考之此明王月人之法也上曰然升之朕固已成之先曰官邪
老成有人望其去可惜上曰朕所以留之至矣後堅欲去先曰彼所以教
去者蓋以所言不用與同列不合故也上曰然有所施朕不從去可也
為相一無所為唯知去來流俗三民之言云繼體國家事亦物以類聚
也上曰王陵在何如先曰人言安否故邪則說之大過也但不曉事
又抑耳此其意也上曰然則其當官者於當朝但求強月光曰時有
忠臣家之以但存過非此其所建也上曰因歷歷卿臣之臣忠卿先曰忠
卿臣之非佳士使安在負卿於中外皆忠卿所為也述日不次進用不合
忠心上曰忠卿則卿亦如美才先曰忠卿文神成如聖旨無用心不次進
用更待察之江光手訓着無才何以教人主上因論量陳天子耳目先
曰該天子耳目陛下當自擇人今言執政短長皆年選之直易以執政
之當臣恐思明時有所美也蒙上曰諫官難得智更為擇其人先退
而舉臣為執政主元規趙才者

口才未必實動

當從人望

杜預謂大將軍。若人言而。不。當。而。大。才。器。可。任。命。時。對。於。使。使。所。大。糾。紛。善。人。奏。錄。門。兩。事。甚。詳。仁。家。事。如。之。即。降。旨。中。書。大。機。密。宗。臣。政。事。是。時。品。許。公。亮。而。當。國。為。上。言。曰。臣。觀。士。夫。可。以。才。者。未。必。有。有。如。李。蔚。之。以。其。官。異。時。月。有。不。周。即。難。於。退。還。矣。若。且。除。一。小。官。徐。觀。其。能。還。權。未。晚。仁。宗。以。為。然。遂。降。詔。州。常。官。爾。大。使。累。至。召。外。郎。司。判。官。而。才。實。無。大。過。人。者。出。為。公。亮。前。

桂言美

至和初陳恭公巨相而並用文富二公正術宜之際上遣小黃門某於百官班中聽其議論而二公久有人望一但復月朝士往往相賀黃門具報奏大於時為學士使數日奏事悉上門新除考情等外謀如何除以朝廷為對上曰古之人君用人或一變卜筮不知人當從是人望考宜天恩曰故余作公此言云永惟適君之所記至於夢而水田錄若月籍紳之功言中外之人望者具述上語也出歸

陳執中以前兩府知書康青齊一路安撫使率民戢戢萬有餘家民聞其之會賊王倫起計州人奔州竟執中還青齊捉賊傳承事接應事其後之上聞之嘉其才以為能起還聞門使入見上稱美其功未幾其

印臣非無有所欲謂守臣執中按臣師及里奉之行幸者或謂其

自以為得人

言執中之美上意多承吉之謀而督執中為宰相執中在青門人可
居之連以執中奉之故是於下謀官悉恐保青門上言執中欲使
不才者性以政天下不才上不聽謀官事不止上乃命使齊出告
即青門受之且諭意曰朕欲用卿舉朝皆以為不可朕不感人言立
用卿耳明日詔官議上執上作色遂謂之曰豈汝論臣執中邪朕已
召久矣諫官乃不敢復言執中既至中言是時杜衍章得象為相
實為朝與執中不和政事凡議論執中多與之立異參奏孫庸所
言既不用固未出下中言中言共奏云諫院聞人已且留二人供
職既奏上顧之退歸即召使出劉子今象前耳供職衍又得既
著道執不肯著日知者上無明旨復委何得遂令如此更還白
衍取劉子懷契之執中更奏云衍意不正二人苟執執其在諫
者其同懷權及臣乞其情遂取劉子更之以成路懷妻不中明白
衍左遷中言中言出知陳州執中更為相

履任執中公野使并為京師詔上是時上新上文當為相自以為得人謂
公月版新用二相如何公曰二臣皆新近高選陛下授而用之甚則天下
之望上曰孰如卿言文孝博猶多私至於富弼高口同詞皆云賢
相也公曰文孝博臣頃與之同在中言詳知其所為實無私所但
惡之者毀之耳況前者被謗而出今皆異畏煥言富弼頃為樞密
使未如大政國士大夫未有與之為怨者故交尸舉之其美其進

臣公頃自少所交皆當世豪傑及登是地將相視正人言士不問職業
在不和相位時趨逐權勢門無雜有其趨退士大夫無嫌私意以故
人不歸怨而怨者不至

愛人以德

東漢書顧諟副科中程侯美宗皇帝即欲搜拔知朝諳言國難公曰
蘇氏之才遠大之器也他日自當為天下用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
事莫不畏思降伏肯欲朝廷進用之無復取而用焉則人人無復異
辭矣今驟用之則天下之士必以為然適足以累之也美宗曰具與
終注如程公口註此與註與為辭未可遽拔耳於官中擢近上輔
字之它曰程周未為晚乃援直更館宋坡閣之曰公可謂愛人以德矣

呂正獻公平生以人物爲己任好德樂善出於天性士夫有以人物爲己者必出於其所如與其所如未及考實之博工求神索骨則

臣公者之於人才其言不欺而履行之於務物其於用人物達通與否
一以至公待之雖有舊惡亦不芥笑

書當世名士

元祐初呂正獻公當用當世名士二人之一有一善無不用也嘗以教唱
然當世名士姓名既而失之後復見此秋則所書人姓名悉用
之矣正獻公嘗親書景陽公曰當世善士無不用獨爾以吾
故不得用也

論才人

劉忠肅公擊賊回至秦士馬論才大梁公奏曰人雖得善惡觀大大問
能否不一生忠實而有才識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守次也有才而
難得可惜以集事又其次也惟祁視望應勢盛衰小人終不可用
二聖論曰此言非是御等常能安此大皇官務何所憂也

先器識

劉擊賊致書其於人先器識後才學進退際必察其往行厚薄
終不致援以駘任故士為之士多怨公之不恤也取之不問與與
不說或多難士有以期望之祁明事諫公笑而不答論者論元祐
以來能以人物為意者所先役而無適莫者為之首

邪正難辨

用其材之宜有七臣

六年二月正長夏梓樞案直學士徐宗元等上言奉太
后諭曰知卿材思敏不次進用公選謝而進曰陛下聽政以來鉅
從善務合人心所以朝廷清明天下安信願信之勿疑守之勿失
此則千萬世之福也用之際更習者察其正與邪之少長治亂所
繫火進而西曰陛下今日進聖學者正欲理會和正正人仕朝則朝
廷安人君無憂舉天下平治邦人一進則朝廷便有不安之家非謂不
便能如此乃其類應之者上下恭嚴人主無由得之不意最成禍患爾二
聖深然之公又進曰民間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理聖人唯說君子在內小人狂
外則成小人狂內君子在外則成否小人也進君子不肯與小人事進自然
稍引去君子與小人孰進則危亂之基也此舉不可不察幸陛下常用心知此

上方屬精有為是臣多進用者張外賢抗疏論七臣而謂上以清淨無為
其言曰臣聞公輸知射習美惡然僕能知其材之宜而不知其官之宜故
榮之陰陽然後能材之宜能其材之宜而不知其官之宜故臣有容臣有
下亦備此而已矣有大臣中有臣有能臣有奸臣有容臣有
巧臣有卑臣此七臣人主不可不知也欲知七臣之所為見其
起向之所歸則思過半矣行其德於家道德重於身則於天人之
建於去就之至親譬其用而不欲臣拙並行而不亂若此者大臣也
方正有年無自信謀居之過期於無過去民之害期於無害不趨而
難不辭怨於君意若此者忠臣也知足以處吏病足以警頑情取信乎
民而後實受其賜行其愛乎民而君實期其功若此者廉臣也

則勝利而更富使則督道而連從集事則制而連成若此者見臣也
偷則苟且無至不恤因之失見不顧時之利害正之所謂子從而子之
主之所奉從而奉之操持竊為妻子兄弟計者此者害國也不其而
富侵邦而居不知黜然而重不測若此者幸臣也操持善惡用機變迎順
肯鈞中主私解其小信以文其大詐委其小忠以濟其大姦若此者巧臣
也大臣進則帝得其失命退則王業成矣能臣進則國政強以幹臣
進則國本固矣矣能臣則主強矣矣幸臣則主弱矣矣能臣進則社稷
危矣此之臣者成敗治亂之端而人主之所當察也

得人之盛

虞公克大虎上不正之狀深也所振每日筆則無餘事考張俊文則於
康位而已惟相有一小方問曰曰村館錄聞人一事必書耳論蜀省為
江惠之承應機手交反為知府用子孫張震洪竟采克家苗等二十
餘一時得人之盛漢唐有之元祐矣虞之風

處事

要語

書仲虺之誥曰德新萬邦懷志自滿九族離王慈
服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

昆子問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太甲德惟治否德亂興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不亡終始慎厥興惟明右

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無咎寵納侮無耻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召誥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敢作所不可不敬德

予且以多子越御事焉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

孝老考朕昭子則乃平文祖德見洛誥

多方自作不和爾惟克勤乃事

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王乃俾亂相我受民
立政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
牧夫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爾惟我我爾
室不睦爾惟和我

聞官學古入官談事以副政乃不迷其爾典常
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畜綏敗謀怠忽荒政
不學牆面莅事惟煩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
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惟既厥心欽若先王
威烈以休于前政

論語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子
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子曰名不
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君子義以為質禮
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孟子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
因先王之道可謂賢乎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
道未聞以道殉身人者也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
主諸度之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素餐；雖有飯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

軍時處事不可振振，亦不可孜孜，則罷軟無立。振則粗硬惹禍，和易其身心，謙恭其言語，近恐而行，則無怨而躬全矣。

詩書錄

處事當詳審安危為之，以決從斷，之以果決事。即當若無事者，不可以過其得當，而有自得之心。若然則天為所累矣。偶一事發，不中而然，天不悅。大事小事，雖平處之，使不至於發人視聽矣。口以小事而思之大小，必求合義處事，了不所之於言。尤欲處事大宜心平氣和，天重身死，能處大事，雖決不能嘗見人等常事處置得宜者，故數為人言之，隨亦其矣。古大功滿，天地得施人，群視之若無公定故也。處事最當熟思，後復熟思，則得其情，後則當其當天下之事，故則得亦則失，先賢謂天下之事，不曰於後錯，此言當熟思，則事不喜不驚者，可以當大事。○小事易動，則大事可知，大事不動，則小事可知，作事欲

事實

心必其其情蓋清心而後見其理之有通則雖久而無滯
人之自其其情蓋清心而後見其理之有通則雖久而無滯
前即而後其情蓋清心而後見其理之有通則雖久而無滯
事差錯不足是外而銷。事已往不追故事者莫矣古人謂
天下事無事不自忙後了其名也。事起入于便當思其
晚近事得度事有二法知以別可否義以決取舍斷無過
失處事使當按之以義策以利導為成每事當促忠厚
事人有我者我負人以言當留心

政在養民

虞仕為作司空言以帝所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
墜于東四載隨山刊木墜蓋食于水九州雖四海濶飲
滄海川壑程情安庶難食野食惡遷有無化居然民乃勉為
作人口德惟善其度上功賜成五服生於千州十有二師外
四海咸建五長各迎有功。德惟善政政在養民不天金木
教惟舒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叙惟歌成之居休
量之月歲勸之以九歌碑勿壞

作新大邑

周周公旦稱成王位寡事相晏作新大邑于東國歸天保名公
先周公稱宅處若來三月惟丙子祭越三日甲戌大保朝至於洛
卜定厥既得卜則趨營越二日庚戌太保乃以處我政位子洛內
越甲寅位成若翼日己卯周公朝至于洛則處觀于新邑營三日
丁巳用牲于即牛越翼日戊午乃秋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
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處我侯司男邦伯厥既命處我侯至
作周公既歸政成王作立政於成王王

出納王命

仲山甫佐宣王中兴王命纂熙于齊尹吉甫作威民之詩以美之曰夫子是若明命使職惇哉桓考王躬是保土綱王命之職吉甫屬王命仲山甫行之邦司若否仲山甫

經營四方

君得公虎受命王命于淮南之戌詩人作工漢之詩以美之曰經
實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中王王用康定時靡有事王心貳寧○
王命居虎虎司未宣文武定命召公維翰無日予小子召公是悅
軍政公月錫時松

相桓公

內國傳晉仲相公劉通乃二十一所上之卿六士卿十五作
推記於官長之運後就自丞相於英民皆免於為其相他而任山
澤各治其時於是民各安其居正封疆路重幣居天下之遊士擇
諸侯之權亂者而先征之天策潛於魯仗為商伐之王及金原
於國使為兩法之主及宋夫攻約於燕使為不伐之主故齊國
為境南至鉅陽西至濟北北至河東至杞郡華人百乘之數年
一戰而師服者三十一年

牧泰圖書

漢高祖從沛公至咸陽諸將爭取金帛財物分之何獨先入收
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所以具而天下既之戶口多
少強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若也秦國書也項羽入沛公
為漢王王怒欲攻之何諫曰曰漢中之思不損於愈死乎夫
能救於一人之下而信為秦之主者漢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
中養其民以教習人牧用蜀運定三秦天下可圖也
王曰善乃就圖以何為丞相

義取公事

張良從漢王在秦陽項羽忠國秦陽漢王見食其謀殺之
其五六時後漢王曰善趣刺印未行良使所來民漢王善其

嘗有為我計悅楚權者其以語告良曰如良曰雖為大王言此以
大主自去臣請惜前看為大王等之言其不可復立六國之權者
有耶七日天下游士盡視底景噴基去故舊及大王游者徒我
夜望咫尺之地今復立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大王誰與
天下乎漢王假食吐哺罵曰聖儒幾就迎公事令無錢印

收取榮陽

新食其從漢王繫楚數日榮陽成率王計款指成率以東北
雖以距楚食其因曰臣嘗之知天下之王者王事可成不知天
下之王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為王民以食為天夫願食
下轉儲人食其臣章厥倉藏粟其多楚人後榮陽不堅守乃
引而東北乃天所以資漢方今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罷
海內搖蕩農夫揮耒紅女不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今
急復進兵收取榮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杜大行之道
暴款之口要富之津以示諸侯形勝之勢則天下之所歸矣

膏腴之地

秦教當帝初定天下時都郡陽進說曰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半
有忠百萬之衆其固秦之政此甚美膏腴之地也謂天下天下入關而
都山東距北去故地可全時有也天與人斷而不通秦統其守秦
已而天下都郡中左右大出皆山東人多勤帝都郡陽張良曰打陽

小國莫不曰曰地薄曰面之故此非月天之大固中左觀亦有觀
而次十里雖有邑而之於此者皆怨之利阻三番時曰守斷以一而更
則諸侯一安定和謂滑德天下而治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天
以手臨此謂京城千里天府之固

舉事無所變更

曾參為齊相安齊二年齊何則曰臣參代為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
遵何約不參于空為中大夫常任相國不治事以直大朕與諸侯
歸就何參參下臣宣曰起入侍天天下事非若所言也至朝時參
讓參起冠謝曰陛下自奉聖武然與參曰朕今乃安敢望先帝乎曰
陛下親臣臣然與參何言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為
弟子為何定天下之法今既明今陰推扶參等守職道而勿失不參
可乎參曰若君休矣為相三年百戰歎之曰參何為法較若畫一曾
參代之守而勿失其清靜民寧

可為大事

周勃為人強敦厚高帝以為可為大事事息帝為尉及諸呂誅
兵東攻欽尼劉氏初以丞相陳平謀以日用侯爵為子奇與臣保
善使人却商令寄錢秘曰高帝與臣后兵定天下劉氏所立九五
呂氏三十一天下不忌之固守清高為上將兵留此為大吏諸侯
所殺則不逆將將軍印一兵為大尉時劉氏命九軍不得入秦平
後就建為將乃令封據城內如北軍發入之鄉者與家無涉

保全其郡

漢高祖初為臨淮大戶王莽未萌獨能保全其郡先位既主厥
拜而善令時無故典朝廷又以其臣屬明習故事收錄遺文
略奏前臣書改法度有並本時者皆施行之每春下寬大之
詔詔本四時之令皆霸所建也

核刑弛禁

三國蜀諸葛亮治蜀頗嚴上言峻法政謂曰昔高祖入關約法
三章而秦民知德臣竊謂弛禁以利民請望亮曰秦以無道坑
坑民怨高祖因之可以引濟劉章特結德既下舉威刑不肅臣
君之過漸以陵替亂之以位位極則墜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
以致喪吾今威之以法行則知恩張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寬
並濟上下有節焉治之要以勤者矣未幾而蜀大治

尊獎王室

法政說先主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己
苟而留而後測張即也守身過此還符其知不達而力不足也
必將內有憂故耳今是測印才不舉不善因之時時師舉仲性
討則必可克之日費果精銳觀籌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事
王室中可以屈食康康康托使士下門以固守安官為輔大
之計此蓋天以興我時不可失也亮主善其策乃率諸將

亂色壯烈

昔相述為華諸余酒時元帝才拓定江南未遑北伐遊高麗
日音室之亂而諸王爭權自相誅滅遂使我代東陳委漢中
原今道聚既散賊人有毒擊之至武龍陵威令將使古
起等為之亂則郡豪傑必用風雷走穴海之士敢於未蘇
寒哉用車可雲中長乃起舊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十人乘
布三千疋不給駐仗使自居幕仍將使都西百餘家渡江
也中流繫楫而誓曰祖述不能清中原而侵濟者有知天
江亂色壯烈寒骨慨然七於淮陰起治鱗兵器得二千餘
人而後進

不新其耳目

為馮易觀相拜監察御史果還中言草具多仍開舊案詔承
龍世之後當有變更乃上言龍紀大官黃帝廢之成池六都
先不相沿高帝行辟政用弗製湯札陸下撥亂又正而官在
得今一月隨舊其應澤美者况發盛傷弓之鳥驚而木死天
下久若隋暴安得不新其耳目哉改正勅張邑變神今事
官名功無作樂治中斷中使民名知人盡處之雖此其時也

無官者附於夏后官百不取其一上十角一頁不知之頁
聖訓相骨幾更等六篇始更而佚而作湯明周紀政而作
人列主則然為泰發則增聖訓相骨幾更等六篇始更而佚
言無此失於理不可不重市善之

同心齊謀

杜如晦與房玄齡共先朝政時天下新定聖明則度寬物
容曲幸二人討武每謀事中出於策蓋如晦能斷而玄
齡善謀兩人深相知故能同心共濟以任帝官世良相必
曰房杜云

展盡底蘊

魏徵太宗即位拜諫議大夫日進忠說或引至卧内訪天下事徵每事
以不世遇乃展盡底蘊無所隱凡三百餘奏無不納口嘗帝心者
曰朕始即位惟微觀我修文德安中夏則遠人服於天下大矣四夷
長育未育獻此微力也又曰自觀之使知中謀正服為國家長利故而已
雖古明臣亦何以及

列五上事

高祖自魏知非蓋察御史果選中書舍人列上五事以為今天下
而明未持者何代蓋謀獻之臣豈聞之吏不景獨勇而朕後遠近

既為書，乃日與仲書，以某兵營不足，以值非常，言於德宗曰：「昔者天子以萬東諸侯曰：『子來大矣。』」曰：「百東足以大，則小以十，則一個外有不足之者，因有殺命之臣，而進兵家，以率有忠，雖所以待之，且猛虎為獸，最者其必牙也。若去之，則大飛為千，皆能為敵，帝不用，及遲率，亂者神書六軍，無一人主者，但多其謀。」

緩急調發自

李德裕進位司徒會昌間，無憂斯遣使來，且言取安西北庭，我軍欲從，無憂斯不其地，德裕曰：「不可。」安西縣東，七十里北，連五十里，是時酒河西，履佑拾玉門，則背我，郡日往，往有兵，取能，顧及調發，自河防入，土著則道出，日，駁回，駁今，破城，未知無憂斯，渠其地，那假今安西，可得，即復置都護，為以人往，或河所失，資河，道，借，既，徐，天德，操，武，於，京，師，建，乃，備，苦，不足，況，七十，里，安西，我，臣，以，為，既，得，之，無，也，用，之，帝，乃，止，出，五，倫，言。

教本則百姓富

李德裕中書門下，手書自定，官事，則前世所以務於武，置之者，何故而然，潘對曰：「儉則足用，教本則百姓富，及是，置帝曰：『當以公等上下，相教，務於此。』」

弭九之地無所逃

不起，普為，創大，祖，即位，於，數，行，武，通，功，臣，亦，不可，測，澤，而，逆，不，就，收，虎，一，日，大，書，向，夜，普，謂，帝，不，復，止，也，久之，普，叩，頭，言，史，出，神，書，其，意。

無解釋義

言中華禮懽迎拜帝也己約王矣已而王至共於會堂中設重帳也
至春從容問曰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帝曰吾雖不能着一編之外會
他人家也來見卿昔日陛下天下耶而臣所知史帝問其故帝曰太
所向帝曰吾欲下太原普照之七日非臣所知史帝問其故帝曰太
當西北二邊使一舉而下則二邊之患我獨力當之何不當姑留以便
諸國彈丸星子之地將無所逃帝笑曰昔已正想此時欲所耳是史下而之

旨端為宰相時保其軍未獲李堪意後西都款詠之獨召樞密副使范
準與謀準遂自相尋次前過不入端謀大事使人楚準至則日上武
勿言於端準曰吾端曰是都常事端不與知若準國太計端位事
相不可不知也準遂告其故端曰何處之準曰欲何於保安軍凡門外
之戎曰山逆端曰必若此非計之得者也顧火鼓之端凡未曰昔項羽
得太公飲息之高祖曰顧分兵一外美夫持大事不顧其親况能運情
說之乎陛下今日杖之朝日機運可悟乎若其不無從結怨當愈堅其
別心耳帝曰然則何如端曰以臣之愚宜置於邇州使善養視之以招
來歸還報不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母死生之命在矣帝撫體稱善曰
微卿幾誤我事即用端策其母後病兒延州
繼遣尋亦死報遺子教相說請命

條六事以獻

曹公亮於延津權營於一日旦時從軍討賊事時公亮時與
蜀人夫人病篤言家營生於手語託同公亮降六事以奉其
兵馬使主其者大其任則矣以不敢違違取之得之矣任之責其不
特則不忠矣人預充官則其用者謹使不害在襄則其害人陳亦
師其子馬面則其兵者上十六衛之別明以今夫衛之害言故
似直愛惜似忠以明賊言知人之難且其取當時之所先忠而後以施
行者以為說者言之

退而上十事

范仲淹亦知政事方銳意太平開天章閣召二府條對仲淹惶恐退
而上十事一日明黜陟二曰抑僥倖三曰精選舉四曰擇長官五曰均
分甲六曰厚農桑七曰脩武備八曰推恩信九曰重命令十曰戒後
宰方信為仲淹意未用之

杜稷之福

張方平慶曆元年宋仁宗即殿兵而賊亦因平賊方懷無上方既曰
下猶大地父母也豈與此大承封執數條有乎則其部故司管示信問
其日新之益中勅遣吏勿執其善意者備不使自是以起我而急其
天地見神必符祥之者善曰是吾心也今以既父中言臣茂爾請之
多曰公之言及此矣杜稷之福也是或故言國論論知才平意則
月元吳語降者平又建言國家都陳留曹四通五通之通則其

賦欲過重民所不堪

歐陽修同修起居注知制誥奉使河東自方用兵議者欲資餉所以有餽餉修曰天降不可廢廢則河內郡縣民皆不安若夫不若公其要道不河內諸縣急得以應往而平時可資餉輸於軍為便而民所得不食又言此代寺庭多菜地歲日種今民得利之不得行而故有執道行其議歲得粟十萬石凡河東縣陰望民所不堪者意秦蜀之

廟堂不虞決矣遼吏

呂公弼神宗時遼使臣議者欲併遼慶郡延為一路公弼曰自白寧西抵遼中開相去十里者合為一路僻有緩急將何以應故下遼臣使謀之公弼曰廟堂之上不虞決而委獨吏司乎乃止使升之謀謀衛兵言四十以上者不中程者減其徒之半而公弼以為非人情中日是字逐回刺者今故為優能何以言公口臣不敢主事遂名正恐誤國是既使主本是人入前其康寧聖又則之禁何韓許讓僕而刑去獨力臣不可有容為之主

君子在內小人在外

王禹偁言時科補授密直學士簽書院事陛下今日聖學當深辨邪正正人奉朝則用朝正實邪人一項假有者

實之象非謂以大觀無主顯應之者象上下齊象不竟象不
福而又曰或象有以君子小人參用既告陛下者不知果有
之否此乃誤陛下也夫故君子小入無參用之理聖人但云
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在內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則否小入既
進君子必引參而去若君子小入既進則未有不殆也此際
不可不察帝深然之

待敵之計

東夢得曰戶部司馬高駢謀勇州夢得僅得敵之計有三曰
一日勢曰氣而己然地望山川為本勢以成地 東器械
為重氣以符帥士卒為急行國則將可以守執法則可以首
立氣振則可以作用如是則敵皆在吾度內矣則請帝而過
則江為險以備不虞

不能全

胡莊語與陳國使院極給官請都建康大繫諸與人不關
後其元而附其背不能全 今日大勢自淮以北天下之元
與背之也而達康刺位一州之地也若後建康下臨中原
北高尤與王之計也新者知

疆場之上宜各戒嚴

注應原為此言有小事時力主和議王指使運金人款
以河為界大歸宋庭及上諭謂和議不誠非所志和議皆美而
因循無能之可惡吳諫不忠非忠吳諫矣上下相蒙之可惡
今雖迫和議一之上宜各盡其忠以備他盜今方且歸敵中外
眾寵將即以為休兵息民自此而始無備之所以可畏也方新此
思吳時急外之志乎此月無備之所以可畏也方新此
力排群議之初大朋東逆小則臣然至有一言迎合則不
次撥曳是以小人歸見則臣輕疎者何諛以希寵異憐者
情照以備位而忠臣正事乃無以自立於群小人之間此
上下相蒙之所以可畏也臣願分以和協之可無虞而思
患預防常若敵人之至可也

為官擇人

趙葵傳姑問果官至同樞密院事既奏今天下之事其大
者有幾天下之才其可用者有幾頃視其大者而謂明之
既其可者而位使之有易舉者治平有心計者治才其寬
學者任其義則正者特風憲為官擇人不為入擇官用之
既當位之宜久然後可以責其成如乞詔大臣講求親重
凡有關於宗社安危治亂之大計者條具以聞審其先後
緩急而審策之則治功可納之
夙一計慮不足畏矣理宗加納之

有所驅獲

元耶士雙林今有指二年為行中書省左司員外郎
留守詔元太祖定其長召見之楚材身長八尺
美觀產章儒之夏人長八尺以善造弓見知於帝美
矜曰國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楚材曰治子莊治天
下者起豈不用治天下耶帝善之楚材曰見親而天
議釋中原民大出常以戶定之爭之再三帝以戶定時
丁迅吸則無所出常以戶定之爭之再三帝以戶定時
將相大臣有所策獲往往寄留楚材用括戶口并
今為民困亡者死太宗時有工言者奏行交斂楚材曰
太宗時初行文欽與通行有司以出斂為利收斂為
詭謂之老斂至於斂宜不逼為斂從之乃用
為聖前之老斂至於斂宜不逼為斂從之乃用

養民之良法

劉東忠初事世祖為書記即見親任密謀大計莫
不刊言及即位先保大大太保參知中書省事命
擬議治天下之大經奏民之良治東忠錄上宗舊典
以古制之宜於今者帝喜之命下之日稱奉日張時
才成見錄用文物皆然一新

汰冗濫盤食之人

史氏民言於文宗曰今天下弊甚極其害者衆國既經費者此之繁富處士民凋廢此正更折百廢之時宜專世祖成憲以冗濫盤食之人罷去本不急之故事有不促者成聖正之如此則天定可禱禱祥可致不致於恐因循苟且其財積竭治亂之由自此公吏帝以細之

嘆服其言

范中恕公知永興軍府有兵民吏不能制范公摘其官者基亂漢唐其事可查蓋罪雖誅不足以快天下無群閹恐人君升濫必力爭以導其罪不若請而逐之既不傷上之意後但見奪職論較必不致力管輅又事其去位必以次現進安肯容其入耶若士排之此輩創目吾人其宜愈固而不可破矣後嘆服其言

范之未脫

王欽若陳堯叟爲知府則在知府一月上前問事忿乎上召王文正公公至則見欽若堯叟不以爲意沈深用顧與王欽若同下御史府公地欽若曰王欽若堯叟與王欽若無此上大怒乃命下欽若堯叟王欽若堯叟

卷得其實

下顧厚上。頃陛下。躬親行。朝。與。觀。陛下。天。下。不。能。
顧。且。厚。上。頃。陛下。躬。親。行。朝。與。觀。陛下。天。下。不。能。
前。念。事。無。公。曰。欽。若。事。皆。默。然。未。知。坐。以。何。罪。上。曰。朕。
犯。之。罪。無。公。曰。欽。若。事。皆。默。然。未。知。坐。以。何。罪。上。曰。朕。
至。中。書。若。事。皆。默。然。未。知。坐。以。何。罪。上。曰。朕。
明。能。之。未。知。上。曰。非。卿。之。言。朕。固。難。忘。後。月。餘。欽。若。事。

張。定。公。快。許。天。下。事。無。是。道。是。得。其。實。蓋。不。以。耳。目。事。矣。
亦。人。公。曰。彼。有。好。惡。私。我。雖。明。但。各。於。其。實。詢。之。再。詢。則。
事。無。不。實。矣。李。公。吹。刺。其。前。公。曰。詢。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
小人。各。執。其。實。詢。之。事。雖。有。隱。匿。者。亦。有。十。得。八。九。矣。

知命

要語

仲虺之誥嗚呼慎厥終惟其殆殆有禮履
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太甲上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
盤庚上今不承于右罔知天之斷命

盤庚中予迓諳乃平于天子豈汝威用
奉畜汝衆

高宗彤日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
厥義降

有承有丕承非天大民民中絕命民有子

若得行事

繫辭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士敦乎仁故能
愛詩大雅篇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
天命有商孫子尚之孫子其處不僥上
帝既命候于周服候服于周天命靡常
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厥作裸將常服
王之蓋臣無念爾祖文王司章

文王章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
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
易命之不易無道爾躬宣服義問有虞
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形文王

萬邦作孚

大甲章有命自天命此文王子周于京摺
女維華長子維行萬生武王保有命爾費
伐大角思齊章天立厥配受命既圉清廟
章維天之命於禋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
德之純

昊天有成命章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
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
肆其靖之酌章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
桓桓武王保有厥土于以四方克定厥
家於服于天皇以聞之烈祖章天命文

鳥降而生商

殷武章天命多辟設都于亳之緒歲事
來辟勿于禍適稼穡匪解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違
違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論語孔曹子曰君子畏天命小人不知
天命而不畏也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德思義祭思敬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子曰五十而知天命

論語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

公伯寮其如命和

孟子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

得之不得曰有命

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

不立乎岩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事實

杜門不出

漢張良佐高帝定天下封留侯印導引不令校柱門不出當世相韓城
不受為金之貴為韓城雖威權泰天下震動今以三寸舌為中者師封
為戶侯此有天之德良足矣賴衆人同事故成亦松子進乃李仲校等

老病乞致仕

董仲舒為膠東相以老病乞致仕武帝欲留用之不得明廷每有久長
此是廷尉張湯至其家問得夫仲舒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
以對時詔高之

功遂身退

魏廣為太子太傅兄弟受為少傅太子每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
並為師傅朝廷以為榮廣謂父曰吾聞知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
之運也今仕官至二千石官成者立如此不亡侯有後悔其如父子相
隨出閣歸老故鄉以壽終不亦善乎即日父子俱移病上疏乞骸骨
帝以是平為老臣許之賜黃金二千斤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大夫後
人觀邑子後通共來東都門外延諸亭飲百餘通路觀者皆曰實哉

後不復仕

小雲為隱士今既辭後復白出新安在彼為成帝直之自後不復仕
宣為丞相宣後見之宣謂省王復出當實謂宣曰在田野無事且
東可以觀四方亦上孝小上孝欲明之也宣不復故言云年七十餘
終於家

祿以終身

鄭氏為尚書以病乞骸骨拜議郎以歸卒家奉邑祀女過任咸章均令
物賜尚書祿水終身此自人尚書

懷止足之分

晉謝安歸隱居止足之分下典稱懷止足居然任安手書
前之及後為將歸安少家資器仗牛馬丹始皆有定考封印舍車自寧
晉書以付王隱則後安身明行以為美談

賦歸去來辭

謝安以能老矣百謂歸曰和欲然欲以為三後之賢可乎然事者聞
之以為歸者今既還歸則至終矣自唐來今見之晉故曰我不為為王

郡公在弟

南梁沈慶之封始興郡一年滿七十國請辭事武帝嘉其意許之以為
侍中左丞相大開府同三司人問讓不許表數十上又面陳曰朕良
名賢漢高天許其退自有何用必為聖朝所酒乃始頓首陳言無注澤
中不能等於是即公罷就弟

實所畏懼

齊王曾處以高臣遷侍中左丞相大開府儀三司曾處為曾子五德
侍中曰汝任重於朝行當有能命之知我名復壽此則一門二台實
所畏懼乃問時客問其故曾處曰吾素位已過無以報國其客更笑
已始官諱即公曰系於上前說然師德家兩乃吾門

懸之骸骨

唐李靖太子時遷使十六通天峯風俗靖使來內道會反疾懸之骸骨
中連中書時即其文本從自曰自古官貴而知止者甚少非疾順思惟
力于建公知引已休服深嘉之功美為一代法不可不敬教時建就
弟李曰和光天中為判部內書長已數嘗玄素許之曰知初不嫁如妻
既得請歸即治行去焉曰臣利空何辭之具日知曰臣已通書
人亦可厭之有者服于心無日而足之既罪不治曰國唯難守也

客與如集時而已

閨門不仕

本韓維不仕通言至胡學常以進仕爲恥部外任職政不就蓋嘆乃以
父任守待作爲王導下外甥服陰閨門不任仁示惡緒神奉就喻近臣
曰括進守道者應爾則條未嘗自官和雖知是半相又房得米厚于官
雖好古習學矣如韓維乞如韓維以學風俗召漢學士院韓不赴除國
子監主簿

賢哉陶朱

洪武中臣魏政則名世王六丁乞生曰魏子少敏老人謂乃壽其性世
前稱魏范嘉其賢其爲陶朱前地年吳功石建地成舟五湖中其
吾即日入家求乞乞乞可達致仕

何處引去

魏府知定州清老居還京師即陳請不已或謂難令精力竟壯年少所
不及主上注意方設何處引去若此之堅誓曰必待筋力未大明主厭
衆然後乃去是不朽之直知止是之謂耶凡上表者九手疏二十餘通
朝廷不許李德大子太宗故性

國辭

師恩當與子相和官初人相謂門下士由是為之問夫大不可出當以

謝■當於不相忘乃曰明

堂俗事教給天下舉遺官意謂河南必以廉舉詔時之方得引洛以

兩府札召是難不岳嘉祐路未通還留守志候展以廉細招授將作監

不干榮利

蘇頌為舉贊校理官則得為相得推而進有通者德之士以觀屬

風俗知頌頌之次端館不干榮利學問所故極力求外以體潮居連降

和頌州使照道公書曰君子各出處可謂真○古君子者矣

送已郡

元祖為以司馬元為攝錄者時王安石嘗目人曾奉統祖為參贊

在事何為不可

解兵符

元聖天澤初拜中書平丞相韓日臣見大魏有二子一子當民政一子當兵權臣復叨寵遇一門之內處三要職分分所當神聖家方許優以李璿之及山稱太皇太后復言兵民之權不即日可得子一門行之國自正始即日子姓解兵符者十七人

怡然閑居

量天用為衡釋語思管至之明人語曰聖子至教務使風雨調音賦詩怡然閑居於宋在東曰時教古文周勃思志長行不見用於是盡棄後去赴為北之建東通統則按察使文用竟死不赴也

知義而已

伊川先生語錄云賢者作命知義而已命在中以下乃命起義如以言求之有得知有命是求無益於得知命之不可求故自處以不可求若賢者則求之以道得之以義不必言命又去君子義以安義命小人命以安義

得失之累

此則家言規見應舉求事不必有得失之累何者可以見此伊川先生曰此只是志不勝義者志勝氣自無此累家言規見應舉求事不必有得失之累何者可以見此伊川先生

不得為有子曰在己則可為利則否何為己為利也只是以事為不得其
如命何孔子曰不而命無以為君子小人苟可為不知命見危難避過
得義則見利則趨其所以為君子者聖人言命蓋為中人言命蓋為
中人以上者說非為上智者言也中人以上於得義之際不能不惑故
有命之說然後安若上智之人更不無命相安於其得義水則得之無
非義則不來此樂天者之事也上智之人安於義中人以上安於命
乃謂命而不能安之者人其下者也

固有定分

問言者言於天曰固有定分居先其在我者則言言於天者大可以
言命若狂我者未定則言天理而天理所言者皆言而毒而為微仲不可
謂之命伊川先生說不可謂之命然言言於天者大亦前定孟子曰
本則德之性則失之是亦有曰難得也求在吾身故居之是亦求於
成功則天功謂子曰君子行己立國正家如此若大風則天

行心之安

問公愛國仕止久遠由是長行心之所安也其說也非由動勉其說
去也不可挽留朱熹備居閑出處之宜公曰子欲學焉二十年必有成
既則此事當求其所以其謂世間為學論政則當考功過是非失其
無常之機如人飲食其飽飽而後止其不飽則不可不飽人亦其

謹勿為

韓觀公先知命成敗得失窮達禍福固有定分枉道以求之徒喪所守謹勿為也今以孤忠自信未嘗有貴祿憑藉而為遺人主為知己今泰三公所恃者公道與神明而已矣為可証哉其自守如此胡公泰公皆平生守道不以道違為意在大館二十餘年美語後進曰實實實哉莫不有命士人嘗訝有後時每為造物者所強也

有定分

東陽明百象政即德升分定缺无先居嘗言人生所享厚薄各有定分世有以智力取者自謂已能往往不顧名義謂之不智然其間所固有細不可毫末也所以可者使得仁者之去而不惜悲夫百象能得後數知未嘗不以語明也

皆合道理

徐師川歸洪州欲下便去先生問之曰公見得仕宦否在焉得有一自勝不心從來因好常亦須有在宦如何師川曰亦以見仕宦未得日如死則常從未從職仕宦處一教既見未得須便為他官處死之說亦有不妥處是無他

窮達莫不有命惟自勉而已

消患未萌

曰輪范公政三政力臥王安石青苗之法不即詰致仕臥九
三上問青苗公懼安石起公洛陽外學士公美其曰臣
願已身而去致志憂國之心望陛下李群議急其日以除
敵之憂公既得辭蘇軾泣問之曰公雖退而名益重夫公
無不樂曰君子言能計使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
智者無意知吾術不得為此天命也使天不愛其官而吾
其在吾何心哉

富貴有命

范公宣公初東坡與伯也久病心疾公亦事熙寧湯藥飲
食居位衣服必恭必親如孝子之事嚴父曾文元守此節
掌鑰甚居極致批閱書牘皆以兄病辭不赴曾文元忠公
之曰批閱清道人皇易得小官止常須示難事何必苦
曰富貴有命萬事從天

不若無視而死

范忠宣公奏疏已行各人等引致
臣等惶恐不敢言公年七十歲臣等
非為年所宜公曰我世受國恩事主
者若上心是則所樂非小故有不伏
來得罪死後何憾命
上表乞致仕章傳咸宜更不得上
意遂貶公武安軍節制使未州安
或公謂公為建石公則而數曰七十
之行宜其致我但臣：安君之恩不
之無則無為善之路矣每謂子思
江行起臥所費履扶忠宣出水直
為之去至永州公之請子思辭却
公少師執政曰興司馬公欲論多
公司為公謀收法不同馬未歸白
事相同轉論事不合即可汝筆以
愧而生者不若無愧而死子思止

是非命耶

蘇公明之孫曰祖父知汝州陳辭上曰朕憂汝用卿
事李宜非命曰無卿直道入而力者故父頃首贈
斯人命薄

自有命

色義感信中以文章有名朝長以金馬知朝隱隱幕後王
力爲之入未除改升爲中書門下省知制誥日非不知其文但
命筆不所自耳升曰公當以才進人何言命耶命哉知制誥
及在爲學士唐未理空族皆以爲能能知人朴能爲士

信由天命

萬事真寄有命由人口計終不得吾平生未嘗人在書局
亦下能執政氏勅之吾豈曰他安得聞歸我自有命在著
信不及風吹草動使生惡懼喜狂阪作劇毒工大狂用却
關心力信得命及使憂得氣不折挫贈上七

又何怨

君子當言直宗德善信時時爵祿不登言由天命謂未趨
就不知羞怨心於才能則重功成見色揚言更怨西思成
有知持事相報此而復說或有喧時人親聽我見發遣
以此得官謂爲之力月食我飽弱水致溫武世見蹤就
得者便謂予未何發不知時運之來不來亦至矣見策退
未遇者便謂予未何發不知時運之來不來亦至矣見策退
而得者焉可勝罪乎家訓

聰明

要語

易晉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易
曰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
是以元亨

書堯典欽明文思又克明俊德

舜典濬哲文明又明四目達四聰

皋陶謨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

明威達于上下教哉有土

無文忠公平生為人見善從之惟恐不及見不善忠之惟恐
不遠見善必於其所而不敢其言必於其所而不敢其言必於其所而不敢
為惟孔子謂伯夷叔齊古之賢人曰木石仁而得仁人何益公
實有焉

五子之歌其四月明明我祖萬邦之居

仲虺之誥惟天生聰明時又

說命中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

又

洪範視曰明聽曰聰明作哲思作謀

康誥曰主明德

中庸惟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是以有臨也苟不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孟子明察秋毫

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

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

大寶義勿祭而明

荀子人大祭則無徒

謝安云弘以大剛不存小祭

屈原傳誰能身之祭祭受物之汶汶

事嘗

美其明敏

列國部齊己心以鼓見宣王王善之拜為相齊有提下
先生于亮之禮七十二人皆輕忘秋後拜難之乃相與見
忌曰秋之來積之以義羊皮何如忌曰請誰門不取實省宋亮
有亮事曰方內而實數何如忌曰請誰門不取實省宋亮
哥曰三人共牧一羊羊不得食人不得息何如忌曰請自
城吏役無復氏也亮哥三稱忌三當處當人美其明敏也

律紙過人

三國志晉書代符號爲而今于時東海司馬孫資通
人每日詩書記祖舉日得日規究其意言其違義作於
人終亦不忘神以朝聘聽事其間接賓客飲食雞犬之
律美安主人之歡事役重元代釋爲而言今日之內事
多修淨又歎曰人力相懸若此非吾所及

决断如流

晉劉穆之為左僕射內總朝政外供軍旅大閑如流事無
度而日覓神識于達者書丹心聽受口呈辭應而不相索

裁決俱在

吾觀宗時與盧懷慎同為相宗嘗
錄政事委持懷慎不能決惶恐入
以天下事委宗宗以卿坐鎮雅俗
又從宗無事推之宗既出頃史載

思如泉注

陸會德來朝為翰林學士來此謀逆從駕幸奉天時天下
 孔熾為懷憂憂快指示千端萬計一日之內拓書數百卷

楚辭思如泉注初看不經思慮既成之後美不由主事
掩中於儒會時更商札不厭思慮會厭其美其於事
應對明練理極敦使都則下軍如神當時明流無不悅

精於裁遣

吳淦為京兆尹初府中易淦者威子不便簿籍每有煩
待其將出則送淦取次幸倉卒得容歎淦一視先指
指室中其弊如無留意曰足矣長服淦精於裁遣

非卿莫能定

宋章齊賢真宗時為中書門下平章事咸平時有分財
不均者更相訟入公曰許齊賢曰是非甚難能定臣
許齊賢之齊賢生府中在松者問曰汝非以汝所分財
多汝所分少乎曰無得其情乃在兩吏令甲家入乙家
入甲家財無得動公言則交易之明日委問中大悅
曰朕固知非卿莫能定

聰子孔融年十二聰子陳靖曰大人小時聰子大未必奇

了了今史

宋載登善好學初為西書令史貶貳不見一了今
史得法以爲教室

事應親墨

謂易氏侯所至當受并憲國國者其障至會處此
星一月之行去如如至

履履付任

五事隨舉

隨到隨辦子精明視日不眠在書一方在畫圖口
誦日數年聽五事同舉無所遺失

殷其告許

趙廣漢為河川太守教吏為鈞鉅父得役言削其主系託
以家保大姓子弟所書其後參家結為仇怨吏民相告許
廣漢得以為耳目

知守令事

北齊郡守字子才為西兗州刺史守令長短無不知之定
陶縣去州五十里縣令葉曰暮取人斗酒來睡郡還夜極
令未明而告其取受舉州不知所以

遣人察事

李輔國至察事數十人謂令八人問其察細事即行推按
臣敢往多遣人反將偵察事歸之尋事

竹頭木屑

問似時逢木屑竹頭志今舉之六不計以從正會稽書姓
情所事商徐吉攝溫於是以有布地久推溫人有人以所居
竹頭作以焚其綜理為甚皆以類

屬辭敏贍

梁詩并為數附待字機密其軍旅謀議方鎮改換朝儀回
典詔詔則吉並典掌之每曰方表臥當句簿領俗張許所
嘆委於前屬諱落然覓事下談縱橫敏贍不覺停事頃刻
間諸事便了

目覩耳聽

宋劉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虛滯目覩
朗詔手書發書月行聽受○並副應相參受

霹靂手

唐裴政承微中為同州司戶參軍命書文數人然潘文
判府軍時謂之霹靂手

隨即剗決

我起神宗時知開封府吏長其政嚴明以事導人故新
至七日臨別即制決前中理者既而缺之或無侵染因
既說一人又生呼語之曰吾聞或汝矣安得欺我其人
日無所觀曰汝前訴云云吾語以某某字狀紙稅之信
上下皆驚異

人稱神明

陽建和監利縣有洪似歷年不決定未上級服處得其
立大之人稱明神湖副司官片又德師素便士常執
以難事逢金年五餅皆合其意一日謂建和曰朝廷有
主師督應派東誰可者即對某府司人曰兵部張某若
即對曰某當兵馬某軍密中某處大石某處易糧口占
文順到按案文德大驚曰吾平生經文以其不事事也
公才幹如吾何敢不依

衆服其明

元王恩誠至正初七舍河南山西道憲政無訟詞事行却大
御史縣丞連恩誠恩者更爲曰此必縣吏未與果有應于
通判者問伊得無監縣政汝爲乎其人曰無監縣抵罪吏爲
問恩誠克之故曰故永東爲馬非詐而何衆服其明